

卷施閣集

冊一

卷施閣集

四培齋要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洪北江先生年譜

門人旌德呂培等同編次

先生姓洪氏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行一江蘇常州府陽湖縣左廂花橋里人先世本居歙縣洪坑系出唐宣歙觀察使經綸始避唐敬宗諱改宏氏爲洪氏三十六世至先生高祖千運府君諱德健國子監生封中憲大夫娶程恭人生子二長爲先生曾祖秋山府君諱璟康熙戊寅拔貢生山西大同知府崇祀交城大同各宦祠娶汪恭人歙國子監生世昌女繼娶徐恭人歙處士成教女生子十一次爲先生祖封旅府君諱公案國子監生考授直隸州同知貤贈承德郎贅於常州趙氏遂遷居焉娶趙安人武進戶部尙書諡恭毅申喬孫女翰林院侍讀熊詔女生子五次爲先生父午峯府君諱翹國子監生累贈奉直大夫娶蔣太宜人武進歲貢生封奉政大夫金聲孫女雲南嶧峨知縣敦淳

女生先生兄第二人

乾隆十一年丙寅先生一歲以九月初三日子時生於常州中河橋東南興隆里賃宅中宅後有積水池先生生於池南西舍

十二年丁卯先生二歲

十三年戊辰先生三歲

十四年己巳先生四歲午峯府君命先生伯姊課之識字先生每字必詢其義日晚皆爲蔣太宜人述之是年凡識七八百字

十五年庚午先生五歲在家塾從季父希李先生授禮記大學中庸兩篇正月八日仲弟靄吉生

按先生從父四人長諱翰字翮飛行一國子監生未婚卒次卽午峯府君次諱翔字雲上行二次諱翻字君佐行四國子監生贈修職郎次諱翱字希李行六先生仲弟字赤存行二

十六年辛未先生六歲在家塾授論語七月二十日午峯府君客鎮

洋縣署得疾歸未至家五十里以廿四日申時卒於洛社舟次越日殯於城東天寧寺華房先生隨蔣太宜人暨三姊一弟守殯宮凡五十日始歸

十七年壬申先生七歲以午峯府君卒貧無所依隨蔣太宜人及姊弟寄居外家外王母龔太孺人之意也時外家亦窘蔣太宜人率諸女勤女工自給并儲修脯俾先生就外家塾受經率夜四鼓方就寢事詳機聲燈影圖記及南樓憶舊詩是歲塾師爲莊觀五先生城西坂上鄉人同學則其子駢剛表兄肇新廷耀馨凡四人讀論語畢

十八年癸酉先生八歲在外家塾從惲牧菴先生銘受孟子惲先生武進縣學附生憫先生幼孤而慧常分館餐食之後其孫與三以乾隆甲午科舉順天鄉試爲先生同歲生惲先生猶及見之

十九年甲戌先生九歲在外家塾從黃敬菴先生朝俊受孟子及毛

詩國風黃先生武進縣學增生課讀極嚴是秋先生適楊氏從母亦以嫠居貧苦無依率二女僦從兄啓宸後樓以居與外家相近移舍日值先生讀孟子既醉以酒一章解塾詣其處龔太孺人及蔣太宜人適在坐因舉宜其室家句命之屬對卽應聲曰飽乎仁義龔太孺人極賞之自此益鍾愛焉是歲表弟定熙亦入塾與先生年相若後卒於叔素園先生官舍先生有詩哭之

按先生舅氏三人長名樹誠字實君國子監生贈登仕郎次名琦字素園乾隆甲子舉人江西德興知縣皆蔣太宜人兄次名衡字曙齋乾隆壬午科副榜貢生 賜檢討銜世嗣世父淮

安教授文元後爲蔣太宜人弟事皆詳先生所撰外家記聞一卷處士肇新少府廷耀上舍馨處士定熙奎耀皆實君先生子蔣太宜人之姪先生之配蔣宜人兄弟也

二十年乙亥先生十歲在外家塾從黃先生受毛詩畢

二十一年丙子先生十一歲蔣太宜人率先生歸興隆里舊宅從旁舍塾師受尙書同學生徒十餘人不能徧課每篇音訓譌者恆至十數日夕歸蔣太宜人令之背誦必爲泣而正焉如濟河惟兗州兗讀作袞之類九月八日叔父君佐先生卒於廣西百色廳寓舍無子以仲弟爲之後十二月伯姊適城北前橋村芮處士光照

二十二年丁丑先生十二歲從周線里岳介錫先生受禮記是冬舅氏素園先生以國史館謄錄議敘選授江西德興知縣迎養龔太孺人於官舍自此蔣太宜人益貧苦無所依

二十三年戊寅先生十三歲仍就外家從表兄肇新受禮記及周易塾課畢先生始學作詩嘗作中秋卽景詩有月出百尺樓花香三重門之句不敢示人惟以示表第定熙冬十月舅氏寶君先生卒於德興官舍表兄肇新奔喪西上因從陳蕤賓先生寶讀書先是丙子科陳先生赴江寧鄉試舟覆於江午峯府君往館世執漳浦

蔡太守觀瀾江寧官署塗次遇之急募舟以拯并助館金一笏爲
試費陳後以己卯舉於鄉與先生亦中表兄弟也課徒之暇喜錄
唐宋詩餘于是先生亦學作小令并與表兄馨日課漢魏六朝三
唐詩成誦乃己是月仲姊適同里汪上舍德渭

二十四年己卯先生十四歲在鹿苑菴從董獻策先生舒傳授春秋
左傳并學作制舉文半篇董先生常州府學附生同學十數人惟
與楊布衣毓舒交最密暇卽唱酬往還是歲作詩數十篇及斥釋
氏文一首

二十五年庚辰先生十五歲在西廟溝謝氏塾從唐麟臣先生爲垣
受左傳及史記漢書雜文唐先生武進縣學附生工詩二月上已
先生始作制舉文全篇題爲則以學文一句文成後唐先生極賞
之同學爲謝孝廉榕上舍振祺等四人孝廉與先生極契後中乾
隆戊申科順天榜舉人是歲先生有附塾驅兒諸詩及送表弟定

熙至江西官署詩集中始有存稿

二十六年辛巳先生十六歲從菱蒲里繆映葵先生謙受唐宋雜文及制舉義繆先生江陰縣學廩生同學爲陸上舍焜布衣文在張布衣先甲兄弟凡十餘人三月初應童子試不售

二十七年壬午先生十七歲在百花樓巷莊氏塾從金壇荆廷緯先生汝翼受公羊穀梁及制舉義荆先生金壇縣學廩生先生從表姊子長於先生八歲舉業最工因是始識作文法荆先生後以是科副榜貢生中順天癸卯舉人己酉進士官華亭教諭卒是歲同學爲莊上舍球兄弟二人始學作古文有祭花神文及園居南樓夜宿初生十五六等詩初與唐上舍鵬訂交間有唱和焉

二十八年癸未先生十八歲在城北四十里郵村鄒翁元士家塾仍從唐麟臣先生習制舉義同學爲鄒福梅廷梅金川三人鄒翁極重先生欲以女妻之知有所聘乃止五月解館歸卽染時疾復延

及全家蔣太宜人病瀕危者數次大母趙安人大父封旅府君卽於是月相繼卒先生承重居廬至匝月後病稍瘳八月初復赴鄒氏塾是秋舅氏素園先生罷官奉龔太孺人旋里先生解塾卽從蔣太宜人仍居外家與表兄馨從表兄定安尤契倡酬談讌每徹晨夕郭北篇中井鄉歌諸詩皆是年作也

二十九年甲申先生十九歲從北後街余芑貽先生豐受唐宋古文及制舉義余先生常州府學附生奇賞先生有異才之目每課文日先生常兼作數篇或一題卽製其二其三午餘諸同學方搆思未就輒已交卷時蒙擊節嘆賞歲暮解塾獨爲詩送先生次卽賞楊生清輪後楊成乾隆甲辰進士里中皆謂余先生有知人之鑒焉是歲同學爲余先生子明經彤及楊章秦畢諸生共十餘人有雲谿春詞獨酌謠諸詩始學爲駢體文

三十年乙酉先生二十歲在外家團瓢書屋授表弟兆岫經

素園先生子

歲得脩脯錢二千八百暇卽從舅氏曙齋先生問業時表兄馨從表兄定安皆授徒於家三人昕夕往還無間有春園唱和集又與里中諸名士結社訂交始廣有題阿房宮圖諸詩填詞四十餘首三十一年丙戌先生二十一歲仍在外家授徒從學則表弟兆岫從

表弟榮

從舅氏秀君子

衡章

族舅氏濟川子

三人歲入脩脯錢七千正月二十五

日叔父雲上先生卒六月應童子試不售是歲詩社以洗研池賦檳榔行雲谿竹枝詞命題先生試列第一又在楊氏騰光館會課凡四十人皆里中名宿先生年最少從舅氏榕盒先生閱其文奇賞之亦列爲第一此後先生常詣舍南竹屋問字至辛卯秋客皖江乃已又賦中秋減字木蘭花詞十首同輩傳鈔殆徧劉文學宸贈詩云才子清眠起夜分新詞字字鏤香雲何當共握琉璃管寫盡羊欣白練裙是歲詩詞約及百首

按雲上先生四子長開吉字元愷爲先生從兄次顯吉字尙儀

次百吉字禹平次良吉字元良皆先生從弟蔣榕龔先生名和
寧乾隆壬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改官湖廣道監察御史

三十二年丁亥先生二十二歲適汪氏仲姊以先生制義不進因與
蔣太宜人謀復令先生在張王廟西潘氏塾從時月圃先生元福
受作文法束脩二十千皆仲姊獨任之時先生乾隆壬申舉人中
甲戌明通榜工帖括同學則潘上舍尙基方上舍起莘青陽陳上
舍蔚江陰陳秀才宏器諸人尙基之叔振煥亦舊識也六月應童
子試不售七月諸同學就江寧鄉試先生又僦鹿苑菴後雲依閣
讀書每夜輒至三鼓僧徒厭之託言有賃宅者遷先生入菴旁土
室中上漏下濕居之晏然冬十月外王母龔太孺人病劇先生自
塾中歸侍疾衣不解帶者旬日及卒慟哭嘔血七七竟始奉蔣太
宜人歸興隆里舊宅是歲有南樓贈書圖記訪從叔縣尉至昆山
紀游哭外王母諸雜體詩

三十三年戊子先生二十三歲在仲姊宅授汪甥楷經汪氏居天井里室宇深邃宅中所延經師則同里段布衣聖烈李布衣瑞寬與先生爲三其羣從皆好賓客每有文讌三人者恆首坐焉九月十六日蔣宜人來歸先生贅於外家凡三日始同歸興隆里舊宅宜人蔣太宜人兄寶君先生女也婚甫五日卽赴弔邵先生齋燾於常熟邵先生乾隆壬戌翰林主常州龍城書院奇賞先生與黃君景仁是歲有催粧詞哭邵先生及游虞山詩又有寓興詩二十首及東鄰棄婦等詩寓興詩後卽失去

三十四年己丑先生二十四歲仍館汪氏正月叔姊適同里史君德孚五月應童子試補陽湖縣學附生七月與諸同人訪城西徐墅陳刺史明善於亦園與無錫邵秀才辰煥江陰屠進士紳同里劉文學駿中表莊上舍寶書趙上舍懷玉唱和詩極多是月長女傳簫生未幾殤有贈趙表第七言長歌

按先生少孤午峯府君未及命名初名蓮字華峯是年以縣試第二府試第三院試第八補縣學生督學則副都御史滿洲景福也後以壬辰年改名禮吉辛丑年就試禮部以嫌名當有所避復改今名莊爲先生從母之子後官聊城縣丞趙爲先生祖母兄兩浙鹽驛道佃數之孫後以庚子 召試舉人官內閣

中書青州府同知

三十五年庚寅先生二十五歲仍館汪氏從學者甥楷及汪生植等三人七月偕黃君景仁附瓜船至江寧鄉試九月榜發薦而不售有游京口三山及江寧雜詩是秋識錢唐袁大令枚於江寧大令謂先生詩有奇氣逢人輒誦之始與里中董太守思駟左刺史輔訂交

三十六年辛卯先生二十六歲仍館汪氏從學者汪董諸生等四人五月偕趙表弟懷玉赴江陰同寓趙孝廉敬業寓齋科試一等四

名補增廣生七月十日次女傳綫生越歲春卽痘殤偕楊秀才繼
曾炳文劉上舍培基赴江寧鄉試同寓秦淮河房九月榜發不售
十一月先生以館穀不足養親買舟至安徽太平府謁朱學使筠
時學使尙未抵任沈太守業富素重先生留入府署未匝月適安
徽道俞君成欲延書記太守以先生應聘已至蕪湖有留上朱學
使書學使得之甚喜以爲文似漢魏卽專使相延入幕以臘月八
日復抵太平黃君景仁已先在署學使作書徧致同朝謂甫到江
南卽得洪黃二生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云是年秋在江寧
與汪明經中顧進士九苞訂交及入學使署又與邵進士晉涵高
孝廉文照王孝廉念孫章孝廉學誠吳秀才蘭庭交最密由是識
解益進始從事諸經正義及說文玉篇每夕至三鼓方就寢是年
所作詩文逾百篇

三十七年壬辰先生二十七歲在安徽學使署隨歷徽州寧國池州

安慶廬州鳳陽七府六安一州徧游采石青山敬亭黃山齊雲齊山諸名勝六月以歸省旋里七月仍赴太平十一月以兩世六棺未舉歸奉先生祖父母及午峯府君叔父雲上君佐兩先生叔母趙孺人榷葬於城北前橋村新塋是冬以所負多訪蔣編修士銓汪孝廉端光於揚州編修解橐金助之乃得歸已迫除夜矣是歲作文二十餘篇詩二百餘首

三十八年癸巳先生二十八歲時四庫館始開江浙搜采遺書安徽省設局太平聘先生總司其事沈太守業富并延兼管書記閏三月十六日長子飴孫生七月朱學使以閱卷乏人復延先生偕試徽寧二府九月自徽州偕汪孝廉端光歸里由新安江徧游嚴陵富春及錢唐山水諸勝唱和幾及百首十月先生以不能家食往謁胡按察季堂於蘇州因訪趙表弟懷玉於穹窿同游東西兩洞庭入林屋洞探金庭玉柱之勝宿包山寺二夕記游詩約十餘首

月杪復歸時錢文敏公維城居憂在里見先生詩文奇之徒步過訪焉是冬移居白馬三司徒里賃宅十二月聞朱學使離任入都

因附江陰繆君晉階赴廣西便舸至太平送之

繆君爲先生舅氏素園先生督時選

來賓縣界牌司巡檢翠家赴任

貧不能歸沈太守業富袁大令枚皆薄助行資於

歲除日騎驢抵里有感族人饋新炭詩作兩晉南北史樂府二卷

三十九年甲午先生二十九歲正月赴江陰補壬辰年歲試先是錢

文敏公會語學使彭閣學元瑞謂先生爲昌黎復生由是閣學亦

久知先生十三日補試準附一等三名後又次蔣編修士銓元韻

贈先生七古一篇薦入常鎮通道袁君鑒署授徒歲修百二十金

并令在揚州安定書院肄業膏火費亦及百金自此將母稍裕七

月偕黃君景仁赴江寧鄉試同寓明徐氏東園舊址是科闈中得

文及五策已定作元房師賈先生景誼

乾隆丁丑進士官蘇州總捕同知

以首藝

有別解與兩主司力爭因定作副榜第一焉座師則翰林院侍讀

學士今文華殿大學士董公誥司經局洗馬今兵部尙書劉公權
之也榜發座師及學使皆惋嘆不置十月復詣揚州冬杪始歸偕
汪孝廉端光唱和詩極多是歲始與孫君星衍訂交同里則孫黃
趙諸君外復偕楊君倫呂君星垣徐君書受唱酬無間里中號爲
七子

四十年乙未先生三十歲彭閣學薦入江寧陶太守易署中修校李
錯尙史匝月事竣太守亦重先生因延課其孫兼管書記四月以
太守俸滿入都因歸省親七月復至江寧九月太守擢惠潮嘉兵
備道先生以親老不能遠游因就句容林大令光照聘課其壻漳
浦鄭秀才聯華時孫君星衍尊人孝廉勳官句容教諭而訓導全
椒朱君沛縣丞錢唐汪君蒼霖皆工詩愛客縣中紳士王廣文吉
士兄弟沈公子衣言亦慕與先生交凡客句容三月文謙殆無虛
日又徧游茅山棲霞紀游詩約數十篇臘杪始歸里門十二月十

日次子盼孫生

四十一年丙申先生三十一歲正月仍至句容縣署二月歸里旋至揚州及江寧訪友三月復往句容校縣試文四月以林大令罷任歸里時浙江學使王公杰欲延先生校文七月往謁學使於紹興值其扃試例不當通刺資斧幾至乏絕及試畢往謁學使一見先生如舊相識遂偕往試台州處州二府中途歷天台雁蕩諸勝皆有詩紀事十月二十六日蔣太宜人在里猝得中風疾卒春秋六十有三仲弟以先生在千里外恐得訃後驚悼有他變卽作札言太宜人病狀屬姊壻史君德孚持至處州并促偕歸到日亦直扃試留書而返先生於試畢得書星夜遄返十一月十四日晡時舟至戚墅堰距常州三十里疾步至城有僕窺園父仇三爲營卒途遇之問家中狀仇以實告先生驟聞哀耗五內昏迷方度八字橋忽失足墮水兩岸陡削人不及救隨流至滕公橋有汲者見髮颺

水上攬之得人試心口尙微温始呼衆集救問里中識者共舁至家救者不知先生疑爲避債赴水及審狀則皆曰孝子孝子悲嘆而散天嚴寒衣履冰濕鄰人蔣松圓釋先生衣自解衣衣之舉家號哭呼救久之方蘇搶呼痛哭幾不欲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諸姊以大義責先生始稍進米飲七七內僅啜糲粥席藁枕由晝夜號哭終喪不進肉食不入內室所服皆白衣冠不御緇布自以未及侍蔣太宜人含斂哀感終身嗣後每遇忌日輒終日不食客中途次不變三十年如一日是歲在苦次撰次蔣太宜人行述

四十二年丁酉先生三十二年居憂在里授徒從學者汪甥楷劉生登禾孫生星衡瑀及張楊諸生凡七人長子飴孫時已五歲亦日課以爾雅十數行十一月座師劉公權之視學安徽遣人相延先生亦以營葬乏資遂於長至前由陸程赴太平并約孫君星衍偕行劉公相待有加以先生衣縞素不肯更易因約值節日朔望皆

聽獨處專遣人司飲食在學署一載率以爲常又因先生譽孫君學行因并款留以助衡校自是先生與孫君助學使校文外共爲三禮訓詁之學留太平度歲

四十三年戊戌先生三十三歲在安徽學使署二月隨試太平徽州寧國池州四府五月中始返太平偕孫君至句容學署度夏七月復同詣太平隨試江北諸州府十一月在滁州因葬事先歸以十一月廿六日祔葬蔣太宜人於午峯府君墓知友在百里以內者咸來會葬如高郵金君蘭無錫楊君芳燦兄弟及同里孫君等皆館於白馬三司徒里賃宅旬日方去先生在冢次三日夜負土成墳始歸歲暮以負債多偕孫君至句容聞座師劉公遭母憂復親詣太平弔唁至除夕前仍回句容

四十四年乙亥先生三十四歲仲弟以少孤失學假仲姊資學爲買累歲虧折資本至無以償時先生服闋歸里決計攜弟北上別謀

進取又以無行資袁觀察鑒薦入常州黃太守澤定署閱府試文
薄有所贈方得成行過揚州汪孝廉端光復助以行資始舍舟從
陸道遇漢軍繆秀才公儼今名公恩聯車北行五月初二日抵都居黃
君景仁寓齋時四庫館甫開讎校事繁座師董公誥爲總裁官屬
總校江寧孫舍人溶延先生至打磨廠寓齋總司其事歲脩二百
金仲弟亦送入方略館効力先生節嗇所入半給仲弟館費以半
寄歸爲衣食之資迎養叔母余孺人季父希李先生於家用度益
窘每遇訪友或假書十里五里無不步行八月應順天鄉試不售
時翁學士方綱蔣編修士銓程吏部晉芳周編修厚轅吳編修錫
麒張舍人墳共結詩社首邀先生及黃君入會每一篇出人爭傳
之是以先生遇雖甚困而友朋之樂以此二年爲最九月朔日女
紡孫生是年得駢體文四十首詩詞約二百篇

四十五年庚子先生三十五歲在孫舍人寓校書仲弟以思家得略

血疾新歲益甚先生質衣具資遣人送歸時甫近上元以無衣不克出門託疾斷慶弔絕過從者凡兩月時方

南巡諸臣例獻賦頌先生爲山陰梁尙書國治製頌十八章首邀

睿賞于是都下求屬稿者甚衆先生亦精力絕人日爲孫舍人校官書八巨冊類有攷證數十條夜則製進呈冊頁一通每至三鼓方休是年恭遇

萬壽頌述之文益多自二月至七月所製凡五六十篇得酬金四百兩時前橋新塋前地一畝欲爲豪家佔買先生得家問卽以所得金之半寄歸先與立券豪家遂不能奪仲弟病痊後復假貸北來先生爲盡償宿逋并取還前典質之物類皆賣文錢也八月應順天鄉試出闈卽爲四川查按察禮聘掌書記入蜀歲修四百金先生以屢困場屋不復有進取心九月朔遂辭孫舍人暫寓蓮花寺待查公同行適其方擢四川布政使未卽就道初七日揭曉中式

第五十七名舉人孫舍人同獲雋查公遂力止先生無行于是復遷寓舍人宅是科座師為協辦大學士漳浦蔡文恭公新刑部左侍郎無錫杜公玉林內閣學士滿洲嵩貴公房師為掌貴州道監察御史清苑李公孔陽李公閱薦首場即得疾二場屬吳江丁郎中雲錦代閱三場屬嘉定曹中允仁虎代閱座師以制藝皆散體已定作副榜第一矣忽中允得五策以為顧亭林復生蔡文恭公取閱亦深賞之遂移入前列以五策進 呈揭曉後未一月房

師即以疾逝先生與同門生視含斂并稱貸而厚賻之是歲與黃君及欽州馮編修敏昌順德張解元錦芳唱和及詩社所作共得詩百餘篇雜文數十篇著三國疆域志二卷

四十六年辛丑先生三十六歲在孫舍人寓校書時移寓賈家胡同三月應

禮部試本房山陰王編修增閱卷呈薦闈中已定作江南第二本矣固始吳副憲玉綸為副總裁旋以軍機中書汪君學金卷易之

先是孫君星衍已入關并札言陝西巡撫畢公沅欽慕之意先生遂決意游秦四月十六日偕崔同年景儀西行崔方至四時征逆川定省回京兵入陝道出山西因迂道由館陶臨清至河洛抵開封而資斧已竭適舊友楊司務仁基同年管戶部世銘皆在開封共假資以行五月望後抵西安寓開元寺一宿畢公聞先生來倒屣以迎翊日遂延入節署時幕中爲長洲吳舍人泰來江寧巖侍讀長明嘉定錢州判坵及孫君與先生凡五人陝西尙有回警日偕畢公籌兵畫餉暇卽分韻賦詩常至丙夜間游牛頭香積諸寺尋曲江及漢唐古跡又代莊州判忻修延安府志歲杪方竣是月二十五日適汪氏仲姊以疾卒先生聞訃哭之慟仲弟以尙未議敘留都每月揭資寄之是年道中懷古紀游及唱和詩共得二百首雜文數十篇

四十七年壬寅先生三十七歲在西安節署三月偕同人至牛頭寺

看桃花抵終南山麓始返四月黃君景仁以將赴選謀資入秦寓開元寺者三月間旬必偕孫君出訪之或同游名勝竟日而還六

月至朝邑訪莊大令忻回塗過潼關赴陸司馬維垣之約

時陸署同州知

府其子戶部鍾爲先生庚子同年

留二日卽順道游華山宿玉泉院質明坐竹兜

行二十里至青柯坪久憩

自此以上皆當步行

遂自千尺幢直上小駐媪神

洞飲泉由仙人窠日月崖蒼龍嶺至三天門塗皆危絕攀鉄索穿石齋方得上先生步行若飛餘人不能及也從天門東折詣玉女峯坐洗頭盆側蒼柏滿崖夕陽欲下天風泠泠渺非人境復上謁金天宮宮在落雁峯下距峯頂尙五里道士供果餌畢因至後山松檜亭視新月亭址卽秦昭王與天神博處時七月哉生魄日也薄暝仍回金天宮蔬食後出屋視星斗皆大於瓜皎潔異常倦宿東軒徹夜有聲不絕蓋呼吸可通帝坐矣四鼓招道童秉炬上落雁峯視日出峯頂僅十餘步左爲華池右則鐵屋一間祀老子時

夜尙昏黑忽閃電自隔河來八百里中條山畢見久之海日始上
霞光萬千較黃山仙人掌峯所見又不同矣蹲久下嶺天尙昏黑無
所見復秉炬西至蓮花峯視巨靈擘山處又南折至環翠巖望山
南諸峯并訪陳希夷習靜石屋徑從原路下山未刻至玉泉院華
陰知縣來訪足力已竭幾不能具禮兩日後始復舊以初八日返
節署九月舊友湯大令大奎以輸餉至甘肅過陝相訪并出炙研
瑣談屬爲點定是歲凡得詩百餘首文二十餘篇著漢魏音四卷
撰淳化長武二縣志

四十八年癸卯先生三十八歲在西安節署三月莊公子達吉約游

郿縣

尊人所方署縣事

因同由興平抵馬嵬驛夜宿各有題壁詩留郿縣

五日登太白山從新開路至上池一勺久憩別日復上五丈原望
陳倉岐山回塗過盤屋徧訪仙游樓觀諸勝時太倉王上舍開沃
主講盤屋因留宿書院中二日由郿縣歸西安五月得黃君景仁

安邑臨終遺札以身後事相屬先生由西安假驛騎四晝夜馳七
百里抵安邑哭之于蕭寺中爲措資送其柩歸里時季父希李先
生留滯漢口約先生同歸先生遂自蒲州渡河由襄陽至漢陽而
季父已先行座師杜公方鞫獄武昌喜先生至邀留旬日陪遊黃
鶴樓西塞山及隔江大別梅子諸山至七月望夜方行八月朔日
抵里門因爲黃君營葬先是畢公知所居賃宅逼隘因贈資爲購
宅卽今花橋北居第也以十月初三日移居焉十二月偕陸同年
壽昌趙表弟懷玉計偕北上復迂道至句容江寧乃克成行時將
南巡車馬皆乏僱小車前行除夕住拈花集度歲是歲紀游詩百餘
首澄城縣志二十卷

四十九年甲辰先生三十九歲正月十八日抵都門二月偕江陰繆

孝廉汝和寓洵子河觀音寺

時已締兒女姻其
第四子先生婿也

三月應禮部會試

試畢偕同人游西山榜發薦而不售本房編修祥慶公閱卷最遲

至四月四日方以三場並薦總裁蔡文恭公及紀公昫奇賞之紀公尤擊節五策必欲置第一時內監試豐潤鄭侍御激以得卷遲疑之欲移置四十名外紀公堅執不允因相與忿詈不可解總裁胡公高望調停其事遂置不錄紀公於卷末賦惜春詞寄意出關卽先詣寓齋相訪焉先生以四月出都由山西赴陝道中爲田家詩寓意以資斧告匱迂道訪沈運使業富于運城五月半抵潼關聞畢公祈雨太白山因至盤屋仙遊寺相見朔日同游樓觀半道聞甘肅回警畢公卽回西安調撥兵餉先生以病暑留盤屋縣署旬日方返西安莊公子達吉繪元都訪古圖有百韻詩紀事是月十九日第三子符孫生時西安修濬城隍未竟而西事頗急畢公屬先生及孫君時假出游爲各規畫其事六月程編修晉芳乞假來陝抵署卽病不起畢公與先生等日爲營畫醫藥及沒皆躬視含斂是歲著公羊穀梁古義二卷詩文合百餘首

五十年乙巳先生四十歲在西安節署正月畢公入

覲并摩唐開成石經進 呈擬薦先生孫君及吳縣江布衣聲書

國朝三體石經卽在西安刻石以進爲當軸者所阻而止二月偕嚴侍讀長明游紫閣白閣圭峯草堂寺由瀋水橋巡第五橋諸舊蹟時畢公調撫河南趣先生至開封遂於月杪由陝入汴至則豫省方積旱又河工事填委不復有關中唱酬之樂矣五月十一日季父希李先生卒十一月自豫南回枉道至固始謝大令聘署齋盤桓旬日方還里門仲弟以議敘從九品需次省先生於開封先生致書曹州守太谷吳君□署俾就近食力焉後以史氏甥女歸其子上舍昭回里後歲歉甚復節嗇衣食贍諸親友間亦與錢大令維喬蔣太守熊昌諸人爲銷寒小集是歲得紀游詩百首修固始縣志

按希李先生二子長名原吉字思周次名炳吉皆先生從弟

五十一年丙午先生四十一歲在里中二月偕錢大令維喬等買舟

至浙江省從舅氏榕龔先生時舅氏曙齋先生父子楊孝廉夢符
孫振學吳祖健蔣承曾陸繼曾四上舍並以事至杭崔浣青恭人
暨公子景侃亦往任所連舫十數徧游錫山虎溪復至元墓靈巖
流連篇什繼以清歌極琴尊游覽之樂抵錢塘日卽居蔣表弟重
耀寓齋榕龔先生子間日游龍井天竺靈隱淨慈諸名勝與邵編修晉
涵楊孝廉蔣上舍崔公子吟咏常至徹夜留月餘復歸里中三月
重赴開封節署八月登封陸大令繼萼延修縣志并約爲嵩山之
游以十月由鄭州密縣抵登封陟太室少室訪嵩陽書院暨啓母
石手搨三石闕銘信宿少林寺乃回甫抵開封聞榕龔先生之訃
哭之慟是歲南北紀游詩約百五十首著東晉十六國疆域志修
登封縣志爲友人改纂懷慶府志

五十二年丁未先生四十二歲正月偕孫君星衍計偕北上入都寓
繩匠胡同三月應禮部會試榜發不售以五月初抵里時競渡方

盛與莊表兄寶書陳大令賓陸廣文壽昌日爲泛舟之游五月搆
卷施閣于宅西稍有樹石及小池日偃仰其中畢公屢書促行十
一月偕莊舍人復旦重赴開封節署是歲得詩二百首撰乾隆府

廳州縣圖志

五十三年戊申先生四十三歲在開封節署賦寒食紀游詩四十首
和者數十人八月畢公擢督兩湖先生偕行以九月五日抵武昌
節署時楊進士倫亦主講于此時與出游晴川黃鶴諸勝唱和甚
多歲暮畢公甫自荊州堤工回署汪明經中毛州判大瀛方上舍
正澍章進士學誠亦先後抵署談燕之雅不減關中

五十四歲己酉先生四十四歲正月二日計偕北行毛州判大瀛錢
先生於江北三山徑梅已半開矣由漢陽北上元夕後抵開封居
同年徐大令書受寓齋數日渡河至武陟訪王大令復不遇因獨
游濟源謁濟瀆廟至盤谷欲往王屋山不果二月抵都居孫君星

衍琉璃廠寓齋三月應禮部會試榜發不售五月八日抵里七月之杭州訪友留旬餘乃歸八月仲弟選授崇文門副使時同年李太守廷敬官常州延修府志并選唐百家詩以九月進署十二月返舍與錢大令維喬莊公子達吉爲消寒小集是歲得詩六十餘首

五十五年庚戌先生四十五歲正月元夕趁山東使船計偕入都至王家營以船行甚遲復由陸取道泰安登泰山至高老橋日已逼暮欲逕上同伴不可乃還以二月杪抵都居仲弟海岱門三條胡同寓齋三月應禮部會試四月初九日榜發獲雋座師爲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杰吏部侍郎後官體仁閣大學士朱文正公珪工部侍郎鄒公奕孝房師爲刑部員外郎後官安襄鄖道王公奉曾也先是朱文正公雖未識面然知先生名已久入闈後欲暗中摸索得先生作第一人及得李君贛芸卷有駁策問數條以爲先生

擬第一復得朱君文翰卷用古文奇字又以爲先生遂置李君卷第六而以朱君冠多士及拆號而先生名在第二十六乃相與嘆息以爲各次亦有定數云 殿試先生卷條對詳明讀卷大臣進

呈第一

欽定第一甲第二各五月初一日引

見授職翰林院編修七月派充 國史館纂修官是秋先生與仲弟移寓三里河清化寺街饒有竹木之勝查給事瑩舊宅也歲除先生以逋負多避債至城東數日除夕抵暮乃歸是歲偕同年張太史問陶唱酬甚多所得詩文數十首

五十六年辛亥先生四十六歲在京供職正月十六日長子貽孫娶婦汪氏仲姊季女也四月蔣宜人率眷屬由水路抵都十月石經館開派充收掌及詳覆官時至國子監監視刻石以蔣衡所書十三經字多譌俗有上石經館總裁書欲一一更正不能從也是歲

偕法學士式善劉檢討錫五伊刑部秉綬何工部道生王孝廉芭
孫唱酬甚多

五十七年壬子先生四十七歲在京供職三月考差引

見蒙

記名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四日又在闈中奉視學貴州之
命向例未散館翰林無爲學政者有之自先生及同年石修撰韞玉
始蓋異數也九月榜發得士董履坦等十三人副榜希齡等二人
卽日至海淀

御園謝

恩兼請

聖訓卽蒙

召見

垂詢鄉貫科第甚悉并

年

譜

七
中華書局聚

命速赴新任先生退卽束裝十六日次子盼孫殤二十四日挈家上道十月半抵樊城眷屬暨賓友由水程進發先生馳驛先行十一月十三日抵貴陽巡撫嘉興馮公光熊等皆出郭相迓十五日接印任事卽緘題觀風十三府一廳所屬生童以衙署逼窄捐貲構署後樓閣卽今聽事西紅香館聽雨篷曉讀書齋千葉蓮臺等是也十二月初三日眷屬抵署從子繩孫悼孫史甥超宗並隨署讀書延表姪蔣上舍維垣教之從弟顯吉原吉再從姪建禾蔣表弟曜西汪甥楷屠甥景儀及桂陽李秀才萬坤先後至署佐理閱文及幕中雜事是歲得詩七十餘首

五十八年癸丑先生四十八歲在貴州任二月出巡上游歲試安順南籠大定遵義四府五月回署六月歲試貴陽府八月出巡下游歲試平越思南石阡鎮遠思州銅仁六府十一月回署先生每課士皆終日坐堂皇評隲試卷積弊悉除又歷試諸府皆拔其尤者

送入貴陽書院肄業一歲捐廉俸數百金助諸生膏火又購經史足本及文選通典諸書俾資誦誦其在省日每月必自課之令高等諸生進署講貫詩文娓娓不倦款以飲饌獎之銀兩由是黔中人士皆知勵學好古甲寅乙卯兩科書院諸生中式者至五十餘人內如胡吏部萬清花給諫杰黃大令鶴何編修應杰張工部本枝邱編修煌翟編修錦觀徐進士時英蘇大令廷棻焦進士承煒劉進士煜兄弟賀進士世清等連翩擢第餘皆領鄉薦及登拔萃科以去五六年間所識拔之士無仍爲諸生者是歲具摺奏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灝奉

旨交部議奏爲部臣所格不行凡得紀游詩及雜文共百五十首著
意言二十篇

五十九年甲寅先生四十九歲在貴州任二月出巡下游歲試都勻黎平二府都勻試畢陸行至三脚壩由都江舟行古之牂柯江也

至古州復登陸時彭提督廷棟兼攝古州總兵與孫司馬鑑出迓
邀游五榕山入諸葛洞時方仲春百卉齊放菜甲花黃及一二十
里先生嘗云江南無此春景也留一日始行沿路苗寨中皆合隊
出迎男吹蘆笙衣錦衣插雉尾女則衣黑襜褕以銀圈飾頸富者
至一二十圍晚至館驛必東西列亭下唱歌以荷包及銀犒之方
去黎平以歲科並試留四十日乃行中途歷游南泉山少寨洞獅
子崖諸勝奇麗皆目所未睹先生並有游紀三四五月科試鎮遠
思州銅仁思南石阡平越都勻七府五月十四日返署先一日長
孫穀曾生八月值甲寅

恩科錄送士子入闈九月科試上游安順南籠二府十一月回署是
歲所得詩文百餘篇著釋歲釋舟二篇

六十年乙卯先生五十歲在貴州任正月十九日布政使以下奉邀
巡撫馮公及先生至城南甲秀樓張謙放燈酒半得銅仁苗石柳

鄧戕官起事耗署按察使張公繼辛貴東道尼堪富什渾公聞信
卽行甫曙馮公繼往自此至任滿入都苗氛未清數公並在軍營
時有書函往復頗參規畫焉三月科試大定遵義二府五月回署
六月科試貴陽府八月值乙卯正科錄送士子入闈九月以將報
滿蔣宜人先率子婦回里十一月十日先生自省城啓行督撫密
摺陳奏聲名以爲清廉愛士數十年所未有諸生送者自圖寧關
至貴定三日中常不絕熊生煥章楊生大奎隨行皆新中式無力
入都者十五日抵鎮遠新任學使談君祖綬亦至當卽交印由洪
江進發十二月抵辰州晤湖督畢公沅湖南巡撫姜公晟十九日
抵荊州姻家崔太守龍見以公事出晤崔浣青恭人錢上舍伯垌
兄弟廿四日抵襄陽晤房師安襄鄖道王公奉會除夕抵河南南
陽府度歲是年得詩數十首著貴州水道攷三卷門下士爲先生
校刊附鮎軒卷施閣二集

嘉慶元年丙辰先生五十一歲元日偕南陽鎮總兵袁果南陽府知府完顏岱等至

幄殿行朝賀禮初二日上道初七日至滎澤過河半渡風大作舟幾覆薄暮仍返南岸因步行攜從子悼孫及兩門生至惠濟橋行館草宿越一日月夜復渡河夜半忽冰凌大下衝舟至四十里外方得泊明蚤復至滎陽驛索人夫帆纜始成行午刻抵北岸十四日抵安陽晤同年趙大令希璜元夕宿磁州廿八日入都廿九日詣

宮門覆

命時先以任滿日黔省督撫保奏過優蒙

諭見面時題奏當日軍機處將原摺先遞旋即

召見

諭問黔中課士情形黔楚苗匪近狀民情安擾官吏賢否甚悉又垂詢祖父兄弟并甲第師生良久方遣出是年以

皇上登極

恩詔贈先生父承德郎母安人復以本身妻室應得

封典賜贈祖父母如例二月儼寓兵馬司前街四月散館一等奉

旨留館六月派本衙門撰文七月派充 咸安宮官學總裁八月移

寓沙土園八角琉璃井官房有亭池樹石之勝是歲得詩約百首

二年丁巳先生五十二歲在京供職二月廿四日長孫女生三月初

三日奉

旨在上書房行走侍 皇曾孫奕純讀書卽日移寓澄懷園近光樓

下五月

恩賜葛紗宮扇香串藥定有差蔣宜人率子婦等抵都八月丁酉朔

皇上釋奠于太學奉

旨偕李編修鈞簡石修撰韞玉王編修宗誠分獻後殿是日四子昨

孫生其母侍姬鄭氏□□人蔣宜人前以多病爲先生購得之命

隨入都侍巾櫛焉十月仲弟以嗣母余太孺人年邁乞養歸先生垂淚送之自此亦有歸志矣十二月

恩賜

御書福字風羊鹿尾諸品有差是歲得詩文七十餘首刊東晉量域

志竣

三年戊午先生五十三歲在京供職元夕後仍遷入澄懷園直廬正月十二日仲弟副使君卒于里門二月廿七日大考翰詹諸員於

正大光明殿

欽命題爲井鮒賦春雨如膏詩征邪教疏先生於疏內力陳內外弊政至數千言情詞剴切閱卷者皆動色初擬二等前列旋置三等

二名三月初二日引

見蒙

高宗純皇帝記名時甫得仲弟凶訃痛哭不食者累日卽於初七日

陳情引疾二十五日挈家屬從陸路南回四月二十五日抵里哭
仲弟於厝舍五月詣蘇州哭畢公沅於其墓七月望日送舅氏曙
齋先生暨長子飴孫至江寧鄉試九月榜發飴孫中式第四十二
名舉人曙齋先生亦以年過八十循例

欽賜舉人十月因長子飴孫至高淳謁房師張君其縉先生偕至宜
興徧游善卷龍池之勝旋即歸里初十日叔母余太孺人卒先生
經理喪事踰月不出戶庭十一月至杭州訪阮學使元秦觀察瀛
寓西湖漱石居半月而歸十二月葬余太孺人於前橋先塋并卜
葬仲弟於塋南計家村是歲得詩文約百首刻十六國量域志竣
四年己未先生五十四歲在里門正月爲洞庭包山之游回舟復至
香雪海探梅月杪返里二月驚聞

高宗純皇帝升遐以

內廷翰林例應奔赴隨卽束裝北上三月初二日抵都奉

旨

觀德殿隨班哭臨因赴本衙門銷假暫寓同年戴刑部敦元鐵廠寓

齋四月派充

實錄館纂修官偕總裁諸公首先訂定條例承纂第一分書卽

高宗純皇帝初登極時事也是月以

高宗純皇帝升祔

太廟

恩詔贈先生父奉直大夫母宜人本身妻室並請

封典如例充己未科會試磨勘官

殿試受卷官五月奉

旨教習己未科庶吉士分課湯君金釗張君惠言貴君慶等十四人

移寓

西華門南池子關帝廟八月第一分

實錄告成先呈

御覽先生以春初束裝匆遽在都車馬衣履一切未具遂于二十日
在本衙門乞假已准擬於九月初二日叩送

高宗純皇帝梓宮後南行時川陝餘匪未靖湖北安徽尙率兵防堵
時發

諭旨籌餉調兵先生目擊時事晨夕過慮每聞川陝官吏偶言軍營
情狀感嘆焦勞或至中宵不寐自以曾蒙

恩遇不當知而不言又以翰林無言事之責不應違例自動章奏因
反覆極陳時政數千言於二十四日上書 成親王及座師吏部

尙書朱公珪左都御史劉公權之冀其轉達

聖聽發書後始以原稿示長子鈺孫告以當棄官待罪是日宿宣南
坊蓮花寺與知交相別同人皆懼叵測先生議論眠食如常二十
五日卽經 成親王等將原書先後進呈奉

旨傳至軍機處指問旋有

旨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二十六日王大臣等
在都虞司訊問並面傳

諭旨洪亮吉係讀書人不必動刑先生感激

聖恩伏地痛哭一一如問指陳無隱當經 王大臣等擬以大不敬
律斬立決奉

旨免死發往伊犁交將軍保寧嚴行管束二十七日卽行時事出倉
猝車馬行李俱無所出姻家崔大令景儼方在都門謁選偕同年
王編修蘇同里莊上舍曾詒等日夜摒擋滿洲侍郎成格公時官
戶部主事素未識先生自以屋券質銀二百兩爲助方得成行計
在刑部三日夜及自刑部至兵部暨出彰儀門慰問者不絕於道
其中多有未經識面者先生一一謝之崔莊二君及同里張庶常
惠言陶孝廉登瀛皆送至蘆溝橋信宿而返二十八日至良鄉遣

長子飴孫旋里支持家事遂挈二僕一車夫以行統計自京師至
西安二千六百五十里計程二十六日自西安至蘭州一千六百
九十里計程十八日自蘭州至肅州一千四百七十里計程十八
日自肅州嘉峪關至伊犁萬一千里計程七十二日先生行篋蕭
然資斧屢見匱乏賴故交素識殷勤贈贖饋食解衣始得進行抵
戍在直隸山西則如李大令景梅蔣刺史榮昌陳大令曰壽在陝
西則如朱太守勳莊刺史忻費大令濬錢州判拈在甘肅則如楊
戶部芳燦布政揆姜按察開陽唐大令以增周二尹能珂皆先生
素交也十月初八日抵西安重僱車馬留三日乃行十一月初四
日抵蘭州十二月初一日抵肅州重僱出關長車除夕在鎮西府
度歲事皆詳遣戍伊犁雜記是歲得詩一百四十首自西行以後
遵

旨不飲酒不賦詩

年

譜

三

中華書局聚

五年庚申先生五十五歲在伊犁塗次正月二日自鎮西府西行十六日抵烏魯木齊二月初十日抵伊犁惠遠城自八月二十七日由都起程至是凡行百六十一日始抵戍所先是伊犁將軍保寧妄測

聖意於未到之先先遞奏摺中有該員如蹈故轍卽一面正法一面入奏等語奉

硃批此等迂腐之人不必與之計較保公之意始息到日派辦冊房事務并給西城官墅一所先生自抵伊犁除謁見將軍外蹤跡不出戶庭所居環碧軒高柳百株亭亭蔽日軒下谿水四周暇則靜坐攤書間或巡欄閒步而已是年四月 京師亢旱

皇上虔禱

三壇祈求雨澤因

命清理庶獄分別減等又

敕刑部及各省詳查永遠監禁人犯分別省釋其在新疆年久未經
釋回者俱分別開單候

旨加恩先生以到戍未及三年例不開列自四月二十四日
皇上親禱社稷壇之後經旬尙未得雨閏四月初三日因奉

上諭從來聽言爲邇治之本拒諫乃失德之大朕從不敢自作聰明
飾非文過採擇羣言折衷而用兼聽並觀惟求一是而已去年編修
洪亮吉既有欲言之事不自具摺陳奏轉向成親王及朱珪劉權之
私宅呈送原屬違例妄爲經成親王等先後呈進原書朕詳加披閱
實無違礙之句仍有愛君之誠惟視朝稍宴小人熒惑等句未免過
激令王大臣等詢問擬以重辟施恩改發伊犁然此後言事者日見
其少卽有言者亦論官吏之常事而於君德民隱休戚相關之實絕
無言者豈非因洪亮吉獲咎鉗口不敢復言以至朕不聞過下情復
壅爲害甚鉅洪亮吉所論實足啓沃朕心故銘諸座右時常觀覽若

實有悖逆亦不能壞法沽名不過違例奔競取巧營私之咎况皆屬子虛何須置辨而勤政遠佞更足警省朕躬今特明白宣諭王大臣并洪亮吉原書使內外諸臣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實爲可與言之君諸臣倖遇可與言之君而不與言大失致君之道負朕求治之苦心矣王大臣看此諭先行迴奏仍各殫心竭思隨時密奏軍機大臣卽傳諭伊犁將軍保寧將洪亮吉釋放回籍等因欽此是日午刻皇上硃筆親書

諭旨交軍機頒發中外下午以後同雲密布卽得甘霖

御製得雨敬述詩紀事

御製詩注有納言克己乃爲民請命之大端本日親書諭旨將去年違例上書發往新疆之編修洪亮吉立予釋回宣諭中外并將其原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正在頒發是夜子時甘霖大沛連宵達晝旋據報近郊入土三寸有餘保定一帶亦皆深透

天鑒中誠捷於呼吸可感益可畏也等語是月二十七日先生在伊犁欽奉

諭旨於將軍署庭涕泣叩首恭謝

聖恩訖卽呈明將軍以五月初一日東還統計居伊犁僅及百日同人言自闢新疆以來漢員

賜環之速未有如先生者有紀

恩詩四首記事同人皆贈詩送別二十日抵烏魯木齊六月初六日抵哈密二十一日抵肅州換車而行七月十三日抵蘭州十六日次孫宛曾生是月杪抵西安八月十六日抵開封九月初七日抵里親故話舊幾如隔世因自號更生居士十二月小除夕女紡孫適江陰繆氏繆壻梓入贅於家是歲得詩九十五首補作伊犁紀事等詩九十七首雜文十四篇著天山客話二卷紀程二卷外家紀聞二卷

六年辛酉先生五十六歲在里門自二月以後偕里中耆宿爲壺磔之會每逢花辰令節與趙觀察翼莊宮允通敏徵君宇達蔣通守騏昌吳封君端彝陳大令賓蔣表兄廷耀等往還唱酬無間每歲皆然其於莊大令述祖臧明經鏞堂則時時相與商榷經義屢有辨證焉五月十三日孫宛會殤六月避暑焦山定慧寺詩僧慧超巨超皆從論詩同年會都轉煥邀遊揚州平山堂數日仍返焦山七月孫總戎廷璧邀游太湖東西二山遂至消夏灣觀荷十月松太道李觀察廷敬邀游吳淞江鎮洋汪庶子學金邀游趣園遂自蘇州徧游婁東諸勝而返是歲得詩二百十九首文三十一篇七年壬戌先生五十七歲在里門旌德譚君子文居下洋鎮自建洋川書院延課諸郡生童聘先生主講席遂以二月攜第三子符孫壻繆梓至洋川與諸生講經談藝每至宵分遠近聞風從游者日衆四月旋里八月青陽陳明經蔚邀游九華歷天臺東巖諸勝復

游黃山浴朱砂泉重至洋川書院十月旋里十九日蔣宜人卒有
悼亡八首記事作蔣宜人行狀十二月吳江徐待詔達源邀遊黎
里旬餘而返先生自塞外歸尤喜導揚後進每遇世交子弟才藻
過人者輒向名公鉅卿稱道不置同里如劉編修嗣綰莊上舍曾
詒黃孝廉載華丁明經履恆陸孝廉繼輅秀才耀通黃上舍乙生
莊秀才綬甲周孝廉儀暉陸上舍鏞高秀才星紫瞿孝廉溶等皆
得獎勵之益其專心古學者如劉孝廉逢祿董上舍士錫諸人則
以漢魏諸儒勗之其在蘇州松江鎮江徽州寧國池州及浙江東
西諸郡簪屐所至從游最多每有異才必加獎許其尤邀心賞者
至折輩行相交請質文字纍纍常盈几案至有數千里轉輾介紹
以求詩文題字者如雲南師大令範袁明經揆四川郭主簿蘭芬
等不可勝計至如羽士緇流素工吟咏者亦欲得一言以爲幸偶
歸里中及所過之地戶屢恆滿樽酒過從論文考古動輒移晷先

生不憚其煩也是歲得詩百七十七首文三十五篇著左傳詁二
十卷

八年癸亥先生五十八歲在里門正月同年會都轉燠過訪因偕同
里趙觀察翼劉宮贊種之莊宮允通敏舅氏曙齋先生莊庶常誥
男謝庶常榘爲詞館之會留讌數日始行二月嵯政額勒布公聘
主揚州梅花書院因游京口諸山遂至平山堂看梅四月以揚州
講席酬應較繁辭之而歸仍赴洋川書院是月廿八日次孫女生
五月旋里六月至焦山定慧寺避暑旬餘而返八月仍赴洋川書
院十一月自洋川由水程沿江至蕪湖張太守祥雲陳孝廉懿本
留游後湖蠓磯諸勝遂訪孫觀察星衍於江寧月杪旋里偕同里
諸公爲消寒雅集杯酒往還更迭置讌十二月復游上海偕李觀
察廷敬及幕中諸客爲消寒會旬日返里十二日葬蔣宜人于前
橋先塋昭穴復遷葬仲弟副使君於穆穴先生自營生壙戒子孫

毋得更葬爲詩以記之葬事既畢因至句容茅山徧游青元館華陽岡乾元觀與舊友王司馬周南談燕竟日而返是歲於宅西西圃小築泉石創曙華臺更生齋得詩二百九十九首文三十二篇刊竣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著比雅十二卷

九年甲子先生五十九歲在里門正月率長子貽孫弔平學使恕於江陰同年邢大令澍邀游長興龍華寺遂泛湖至長興自長興訪王少寇租於青浦李觀察廷敬復邀游上海徧訪南園吾園及葉氏也是園三月重赴洋川書院四月自洋川至歙縣洪源謁先祠展大同府君之墓五月旋里初七日第五子麟孫生六月送書院諸生至江寧鄉試留居報恩寺精舍匝月八月重游上海李觀察邀同先生及吳祭酒錫麒祝編修堃趙表弟懷玉諸人以中秋夜泛月至吳淞江飲宴達旦各有詩紀事十月如臯汪觀察爲霖邀游北園遂偕登狼山絕頂望海訪水繪園故址回塗溯江復至焦

山小憩十二月至蘇州游天平支峴諸山久住吾與菴遂往鄧尉香雪海探梅而返是歲得詩二百五十九首文二十一一篇

十年乙丑先生六十歲在里門正月自宜興渡太湖至長興偕詩僧巨超游卞山遂自湖州至天台徧游天台石梁赤城瓊臺諸勝宿桐柏宮國清寺數日而返三月涇縣李大令德淦聘修縣志設志局於蕭公祠先生日與縣人趙舍人良霽廣文紹祖左明經煊朱廣文煥等訂定志例酬酢往還無間五月旋里六月重至涇縣志館八月旋里復爲太湖包山之游徧訪石公山林屋洞綠楊灣諸處九月三日爲先生周甲初度長子飴孫等於里第授經堂稱觴二日初十日第三子符孫娶婦崔氏乾隆辛巳進士分巡湖北荆宜施道永濟崔君龍見之孫乾隆壬子科副榜貢生甘肅兩當知縣景儼之女也十月由京口溯江至星子縣登匡廬絕頂自香爐峯歷石門澗天池佛手巖黃龍澗秀峯寺諸勝回塗重至涇縣是

月七日次孫女殤十二月旋里是歲得詩三百四十三首文二十
二篇

十一年丙寅先生六十一歲在里門正月至杭州以元夕泛舟西湖
遂至餘杭縣徧游徑山大滌山諸勝宿洞霄宮回舟復至鄧尉看
梅二月寧國魯太守銓聘修寧國府志設志局于城北戚氏故居
先生以涇縣志事將成命長子鈺孫先往編校自留寧國訂定條
例閒訪敬亭南湖之勝四月自寧國至涇縣由水程旋里五月復

至寧國七月自寧國至涇縣遂由旌德太平往游黃山浴朱砂泉
宿紫雲菴復自黟縣祁門溪行至崇安縣游武夷山徧歷九曲溪
及天樞玉女諸峯入桃源紫雲洞自上饒玉山舟行旋里是月四

日孫凱曾生

第三子符孫所生

二十三日第三子婦崔氏卒八月二十三

日孫彪曾生

長子鈺孫所生

十月重赴涇縣十一月以涇縣志告成自涇

縣至寧國壻繆梓補江陰縣學生十二月由寧國旋里是歲得詩

三百十七首文二十二篇著六書轉注錄八卷編纂涇縣志三十卷
二卷

十二年丁卯先生六十二歲在里門正月往游金焦二山小憩定慧寺二月舟行至於潛縣游東西天目山宿禪源寺數日而返重赴寧國志局第三子符孫侍行五月旋里避暑焦山定慧寺六月重至寧國是月二十日次女生二十二日側室鄭氏卒七月自寧國至江寧八月嘉興李太守賡芸邀游煙雨樓遂游常熟虞山至嘉興復渡浙江至紹興登北榦山訪快閣天池之勝十月重至寧國十一月以府志告成自寧國旋里是歲常州大旱秋霧復傷稼禾苗不成飢民皇皇城邑尤甚先生首請于蔣太守榮昌及武進陽湖兩明府設局營田廟捐資施賑先生總理局事自捐三百金爲倡餘按城鄉各商賈殷戶酌資勸捐每日卯刻入局漏下一二十刻始返風雨無間又慮賑鬻賑米有疾疫及狼藉粒米之虞於是

改賑以錢自十二月至戊辰四月每月放賑一次計在局四閱月
凡捐銀一萬七千九百餘兩錢十萬六千四百餘千所賑飢口二
十萬四千九百六十餘其鄉歸鄉辦者不在此數閩閩稍蘇而災
厲不作鄉人感之是歲得詩二百九十二首文二十四篇編纂寧
國府志五十卷

十三年戊辰先生六十三歲在里門二月六日偕陽湖畢明府開煜
在武廟放第二次賑三月十六日偕陽湖馬明府紹援在西廟放
第三次賑是月自江陰渡江至通州遊雲台山及狼山登支雲塔
觀海四月十八日偕馬明府在武廟放第四次賑是月至杭州小
住湖上游雲棲理安諸寺回舟復觀吳門競渡而返六月避暑焦
山定慧寺是月二十日適芮氏伯姊卒先生哭之慟浹旬不出戶
庭八月率第三子符孫至江寧鄉試回塗復至揚州訪友重憩焦
山以中秋月夕徧游月波臺巨公崖與詩僧巨超等談游竟夕十

月江行至漢陽訪洪山南湖晴川黃鶴之勝月杪旋里十二月游

荆溪南山入張公洞里許而還初五日孫序會生

第三子符孫是妾戈氏所生

歲靖江朱方伯勳居憂寓郡中先生偕方伯及其客陳司馬玉鄰

唱酬往來最數得詩二百七十一首文二十篇

十四年己巳先生六十四歲在里門正月至蘇州鄧尉看梅久憩吾
與菴二月重游焦山小憩定慧寺及海門菴四月廿二日先生偶
患脅疾服醫家消導之劑月杪漸愈五月初五日脅痛復劇飲食
漸減猶日坐歲寒堂未嘗偃臥有問疾者皆自謝之初九日服醫
家降伐之劑脅痛未減時有喘逆十二日氣息漸微家人環問頻
云無所苦彌留之際老媪抱幼孫彪會侍側呼先生猶徐應之未
刻先生卒越一日殯于北江草堂子飴孫等以是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申時葬先生于武進縣德澤鄉前橋祖塋昭穴

卷施閣甲乙集目錄并自敘

少湔慈訓長乃薄遊契心五嶽涉足八州所資聞見冀寡悔尤臯乎
通籍登覽殆周盤盤經史復預校讐庶幾一得參乎九流亮吉識

文甲集卷一

意言二十篇

卷二

釋歲

卷三

釋舟

卷四

貴州水道攷上

卷五

貴州水道攷中

卷六

貴州水道攷下

卷七

書四篇 釋一篇

卷八

序六篇 書二篇

卷九

奏摺一 序傳二篇 考三篇 墓表二篇

卷十

疏一篇 書二篇 序三篇 傳二篇 行狀一篇

文乙集卷一

連珠三十二篇 敘錄十八篇 銘二篇 頌三篇

卷二

七招 賦二篇

卷三

雜文十篇

卷四

雜文十二篇

卷五

雜文九篇

卷六

雜文十二篇

卷七

雜文八篇

卷八

雜文十篇

卷九 未刻

代言五篇 雜文 篇

卷十 未刻

雜文十篇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一

陽湖洪亮吉學

意言二十篇

父母篇第一

生死篇第二

百年篇第三

禍福篇第四

剛柔篇第五

治平篇第六

生計篇第七

百物篇第八

修短篇第九

鬼神篇第十

天地篇第十一

天壽篇第十二

僊人篇第十三

喪葬篇第十四

好名篇第十五

守令篇第十六

吏胥篇第十七

文采篇第十八

真僞篇第十九

形質篇第二十

父母篇

人有百年之父母有歷世不易之父母百年之父母生我者是也歷世不易之父母天地是也人何以生無不知生于父母也人何以死

亦可知仍歸于父母乎且人之生稟精氣于父稟形質于母此其所以生也及其死歸精氣于天歸形質于地此其所以死也離百年之父母歸歷世不易之父母雖有孝如曾參孝己者亦何事悲乎且我未歸之先我百年之父母先已歸歷世不易之父母矣則我無論生無論死亦何嘗有離父母之一日乎難者曰人無離父母之一日則吾之生吾之死父母主之乎抑歷世不易之父母主之乎曰皆不能也夫生于土而死于土者林木是也生于水而死于水者魚鼈是也及問其所以生所以死之故林木不知魚鼈不知水與土亦不知則人之生死卽歷世不易之父母亦安得知之乎且以吾視之所謂歷世不易之父母似今古如一矣安知不又有消長代謝于其間耶是歷世不易之父母尙不能不流轉于氣數之中而況乎所生者也魚鼈之生也若與水無預而卒不能離水以求生林木之生也若與土無預而究不能離土以求活人之生也若與天地無預而亦不能外

天地以自存是則所謂父母而已當其偶然而生是天地間多一我也多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減及其倏然而死是天地間少一我也少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增卽積而爲千我焉積而爲萬我焉其生與死之數于天地亦不能少有所增減也林木與土相忘故能遂其生魚鼈與水相忘故能畢其命人與天地相忘故能終其天年且不特此也天地自生人以來皆與之相忘矣故來也無所疑去也無所滯不啻率億萬子姓之同過于逆旅也然雖相忘而實未嘗相離卽云有生死乎人雖亡而精氣不亡精氣不亡是人亦不亡矣人不亡則直與天地同弊耳吾故曰未嘗有離父母之一日也

生死篇

生者以生爲樂安知死者不又以死爲樂然未屆其時不知也生之時而言死則若有重憂矣則安知死之時而言生不又若有重憂乎生之時而貪生知死之後當悔也死之時而貪死知生之後又當悔

也抑謂死而有知耶死而有知則凡死者皆有知吾將以死覲吾親
戚合吾良友見百年以內所未見之人聞百年以內所未有之事是
死之樂甚于生也且吾有形質卽有疾病欣戚今無形質矣是寒暑
所不能侵也哀樂所不能及也適孰如此也以爲死而無知耶吾嘗
飲極而醉焉醉之樂百倍于醒也以其無所知也吾嘗疲極而臥焉
臥之樂百倍于起也以其無所知也適孰如此也又或如列子之言
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死于此者安知不生于彼是始生之日卽伏一
死之機雖自孩提焉少壯焉耄耄焉皆與死之塗日近不至于死不
止也因是知死之日亦卽伏一生之機雖或暫焉或久焉或遲之又
久焉皆與生之塗日近不至于生不止也然則吾于人之始生當弔
之以爲日復一日去死之途不遠矣于人之死也當賀之以爲雖或
久或暫然去生之途不遠矣吾安知世不以吾之以死爲可賀以生
爲可弔爲惑耶吾又安知不有人以世之以生爲可樂以死爲可悲

者爲更惑耶

百年篇

生年至百者少吾欲驗百年之境于一日內驗之而已鷄初鳴人初醒時孩提之時也發念皆善生機滿前覺吾所欲爲之善若不及待披衣而起者日既出人既起之時猶弱冠之時也沈憂者至此時而稍釋結念不解者至此時而稍紓耕田者入田讀書者入塾商賈相與整飭百物估量諸價凡諸作爲百事踴躍卽久病者較量夜間亦覺稍減日之方中飢者畢食出門入門事皆振作蓋壯盛之時也夫精神者人之先天也飲食者人之後天也日將午正陰陽交嬪之時則先天之精神有不能不藉後天之飲食以接濟者矣然先天爲陽陽則善念多故有人鬱大忿于胸匿甚怒于內至越宿而起而忿覺少平怨覺少釋甚或有因是而永遠解釋者非忿之果能平怨之果能釋則平日以後之善念有以勝之也是陽勝陰也至後天爲陰陰

則惡念生好勇鬥狠之風往往起于酒食醉飽之後亦猶聖人所云壯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鬥正此時也是陰勝陽也又一生之事業定于壯盛之時一日之作爲定于日午之候過此雖有人起于衰莫事成于日昃者然不過百中之一不可以爲例也至未申以後則一日之緒餘猶人五六十以後則一生之緒餘力強者至此而衰心勤者至此而懈房帷之中晏晏寢息是衰莫之時也于是勇往直前者至此而計成敗徑直不顧者至此而慮前後沉憂者至此而益結病危者至此而較增視日出之時判然如出兩人矣非一人之能判然爲兩則一日之陰陽昏旦有以使之然也此一日之境也卽百年之境也苟能靜體一日之境則百年之境亦不過如是矣

禍福篇

人卽有不孝于家不第于室者未有不畏官法人卽有不孝于家不第于室者未有不畏鬼神二者較之其畏官法也尙覺有不可奈何

至畏鬼神也則出于中心之誠而已然其畏鬼神者謂畏其聰明正直乎抑畏其能作禍福乎必曰畏其能作禍福耳然如果有鬼神如果能作禍福則必擇其可禍者禍之可福者福之而已有人于此孝于家弟于室而不奉鬼神鬼神能禍之乎則知有人于此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而日日奉鬼神鬼神亦能福之乎然人之于鬼神也明知不能福而其奉之也究不敢改其于父兄也明知當孝當弟而不孝不弟也亦究不改則鬼神不特尊于官法並尊于長上矣且世人見慢鬼神者必耳而目之以爲必得陰譴見人之不孝不弟者雖亦心知其非而權其輕重覺比之慢鬼神者罪尙可減則本末倒置之甚矣吾故曰人能以畏官法之心畏其父兄則可謂知所畏矣人能以敬鬼神之心敬其父兄則又可謂知所敬矣又世俗之言曰雷誅不孝故凡不孝不弟者畏鬼神並甚畏雷不知不然也夫古來之不孝者莫如商臣冒頓未聞雷能殛之也雷所擊者皆下愚無知之人下

愚無知之人卽不孝雷應怒之矣雷能怒商臣冒頓而不能怒下愚無知之人豈雷亦畏強而擊弱乎畏強而擊弱尙得謂雷乎世又言雷誅隱惡刑罰之所不到者雷則取而誅之夫人有隱惡亦卽有陰德有隱惡而刑罰不及者天必暴其罪以誅之以明著爲惡之報則有隱德而獎賞所不及者天亦當表其德以賞之以明著爲善之效記云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天旣設雷霆之神于衆見衆聞之地殺人以明惡無可逃則又當設星辰日月之神于衆見衆聞之地福人以明善必有報而後天下之人始曉然于人世賞罰所不及者天亦得而補之也若云天殺人則使人知天福人則不使人知則無以勸善矣無以勸善非天之心也不賞善而專罰惡亦非天之心也今旣無星辰日月之神福人則所云雷霆殺人者亦誣也吾故曰天不命雷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文子之言曰倚于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爲雷所擊者皆偶觸其氣而殞非雷之能擊人

也雷不能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而人顧舍其父兄長上而畏雷霆鬼神不亦舛乎

剛柔篇

世傳老子見舌而知守柔而以爲柔之道遠勝剛非也老子之言曰齒堅剛則先弊焉舌柔是以存不知一人之身骨榦最剛肉與舌其柔者也人而委化則肉與舌先消釋而後及齒與骨是則齒與骨在之時而舌與肉已不存矣老子存亡先後之說非臨沒時之謬論乎不特此也以天地之大言之山剛而水柔未聞山之剛先水而消滅也以物之一體言之則枝葉柔而本剛未聞本之先枝葉搖落也且天不剛無以制星辰日月地不剛無以制五嶽四瀆人不剛無以制百骸四體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剛毅木訥近仁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剛之德可貴如此而守柔之說何爲乎且日有剛有柔未聞人以剛日出則凶柔日出則吉也人之性有剛有柔未聞剛者

常得凶而柔者常得吉也語有之籛條之人人口柔戚施之人面柔夸
毗之人體柔使柔而得吉則籛條戚施之人攸往咸宜矣而不然也
老子號有道者豈爲此不然之論以誑世乎此蓋道家者流託爲老
子之言以自售其脂韋覲忝之術耳何以見之說苑云韓平子問叔
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齒再墮而舌尙存若以時論之叔
向尙在老子之前必不反引老子之說以爲說明矣明舊有是言而
道家者流竊其說以欺世又託之于老子並託之于商容皆不足信
者也若必曰柔可勝剛則吾寧爲龍泉太阿而折必不爲游藤引蔓
以長存者矣

治平篇

人未有不樂爲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樂爲治平既久之民者也
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
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寬然有餘矣以一人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卽有八人八人卽不能無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以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卽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視高曾時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時爲一戶者至曾元時不分至十戶不止其間有戶口消落之家卽有丁男繁衍之族勢亦足以相敵或者曰高曾之時隙地未盡闢閒廛未盡居也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戶口則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又況有兼併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占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飢寒顛踣而死者之比

比乎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卽天地調劑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無閑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闢者移種民以居之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抑其兼併遇有水旱疾疫則開倉廩悉府庫以賑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調劑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爲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況天下之廣其遊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約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爲治平之民慮也

生計篇

今日之敵約凶荒計之歲不過出一石今時之民約老弱計之日不

過食一升率計一歲一人之食約得四畝十口之家卽須四十畝矣
今之四十畝其寬廣卽古之百畝也四民之中各有生計農工自食
其力者也商賈各以其贏以易食者也士亦挾其長傭書授徒以易
食者也除農本計不議外工商賈所入之至少者日可餘百錢士傭
書授徒所入日亦可得百錢是士工商一歲之所入不下四十千聞
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時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之以丈
計者錢不過三四十一人之身歲得布五丈卽可無寒歲得米四石
卽可無飢米四石爲錢二千八百布五丈爲錢二百是一人食力卽
可以養十人卽不耕不織之家有一人營力于外而衣食固已寬然
矣今則不然爲農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爲商賈者十倍于前而
貨不加增爲士者十倍于前而傭書授徒之館不加增且昔之以升
計者錢又須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所入者愈
微所出者益廣于是士農工賈各減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

其價以出市此卽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然吾尙計其勤力有業者耳何況戶口旣十倍于前則游手好閒者更數十倍于前此數十倍之游手好閒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斃也明矣是又甚可慮者也

百物篇

人謂天生百物專以養人不知非也水之氣蒸而爲魚林之氣蒸而爲鳥原隰之氣蒸而爲蟲蛇百獸如謂天專生以養人則水之中蛟鱔食人天生人果以爲蛟鱔乎林麓之中熊羆食人天生人果以供熊羆乎原隰之內虎豹食人天生人果以給虎豹乎蛟鱔能殺人而人亦殺蛟鱔熊羆虎豹能殺人而人之殺熊羆虎豹者究多于人之爲熊羆虎豹所殺則一言斷之曰不過恃強弱之勢衆寡之形耳蛟鱔之力勝人則殺人人之力勝蛟鱔則殺蛟鱔熊羆虎豹之勢衆于人則殺人人之勢衆于熊羆虎豹則殺熊羆虎豹若果云天爲人而

生則水之中有魚鼈不宜有蛟鱉矣林麓之中有貂狐獐貉不宜有熊羆矣原隰之中有麋鹿野獸不宜有虎豹矣解者曰此固非人所常食者也若家之六畜牛羊豕犬鷄之類則天實爲人而生者矣抑知亦不然天果爲人而生則當使之馴伏不攪甘心爲人所食乃可今牛與羊之角有觸人至死者獬犬有噬人至死者矣豈天之爲人而生者反以是而殺人乎又自唐宋以來人之食犬者漸少使天果爲人而生則唐宋以來應亦肖人之嗜欲而別生一物不得復生犬矣人之氣蒸而爲蠛蠹馬牛羊亦然蠛蠹之生還而自噬其膚豈人亦有意生蠛蠹以還而自噬者乎推而言之植物無知默供人之食而已必謂物之性樂爲人之食是亦不然也

命理篇

人之生修短窮達有命乎曰無有也修短窮達之有命聖人爲中材以下之人立訓耳亦猶釋老造輪回果報之說豈果有輪回果報乎

曰無有也輪回果報之有說亦釋氏爲下等之人說法耳何以言修短窮達無命夫天地之內有人亦猶人生之內有蟣蝨也天地之內人無數人身之內蟣蝨亦無數夫人身內之蟣蝨有未成而遭殺者矣有成之久而遭殺者矣有不遭殺而自生自滅于緣督縫衽之中者矣又有湯沐具而死者矣有澣濯多而死者矣如謂人之命皆有主者司之則蟣蝨之命又將誰司之乎人不能一一司蟣蝨之命則天亦不能一一司人之命可知矣或謂人大而蟣蝨小然由天地視之則人亦蟣蝨也蟣蝨亦人也蟣蝨生富貴者之身則居于紈綺白縠之內蟣蝨生貧賤者之身則集于鶉衣百結之中不得謂居于紈綺白縠者蟣蝨之命當富貴也居鶉衣百結之中者蟣蝨之命當貧賤也吾鄉有蟣蝨多而性卞急者舉衣而投之火夫舉衣而投之火則無不死之數矣是豈蟣蝨之命同如此乎是亦猶秦卒之坑新安趙卒之坑長平歷陽之縣泗州之城一日而化爲湖之類也蟣蝨無

命人安得有命然中材以下不以命之說拘之則囂然妄作矣亦猶至愚之人不以輪回果報之說怵之則爲惡不知何底矣吾故曰中人以下不可不信命是聖人垂戒之苦心也亦猶至愚之人不可不信輪回果報亦釋氏爲下等人說法之苦心也亦卽釋氏所恃以不廢之一術也

鬼神篇

鬼神之說上古無有上古之所謂神者山川社稷之各有司存是也上古之所謂鬼者高曾祖考是也三代之衰始有非鬼神而謂之鬼神者杜伯之射周宣王趙先之殺晉厲公以及天神降莘河神祟楚是矣然此直名之爲怪不可言神不可言鬼何也鬼不能以弓矢殺人及壞大門抉寢門皆非鬼所能又聰明正直之謂神豈有天神而與人接談河神而崇人以求食者乎吾故曰三代以上有真鬼神三代以下不聞有真鬼神而有怪鬼神有理怪則無理鬼神者吾當畏

之怪者不必畏也不必畏則視吾氣之強弱氣強則搏之氣弱則爲所攝而已人未有見高曾祖考崇其子孫者也人未有見山川社稷之神崇其管內之民者也則知鬼神者不害人其爲人害者皆反常之怪耳若怪而名之爲鬼是直以高曾祖考待之也怪而名之爲神是直以山川社稷凡著在祀典者待之也可乎不可乎

天地篇

信如所言則山川社稷風雲雷雨皆有神乎曰無也高曾祖考皆有鬼乎曰無也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林林總總皆敬而畏之是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卽生于林林總總之心而已高曾祖考之鬼凡屬子孫亦無不愛而慕之是高曾祖考之鬼亦卽生于子孫之心而已曰伊古以來有親見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者又有親見高曾祖考之鬼者則奈何曰此或托其名以示神假其號以求食非真山川社稷之神高曾祖考之鬼也何以言之山川之神本無主名若

社稷之神則所謂句龍及后稷也句龍爲烈山氏之子句龍倘有神則應服烈山氏之衣冠后稷者帝嚳之子也稷倘有神亦應服帝嚳時之衣冠今童巫之見社稷之神者言服飾一如祠廟中所塑唐宋衣冠之象則必非句龍后稷明矣且山川社稷風雲雷雨有神則天地益宜有神吾聞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未聞輕清之中更結爲臺殿宮觀及天神之形質也重濁中更別具房廊舍宇及地祇之形質也且天苟有神則應肖天之圓以爲形地苟有神則亦應規地之方以爲狀今世所傳天神地祇之形則皆與人等是則天地能造物之形而轉不能自造其形不能自造其形乃至降而學人之形有是理乎推而言之華山之形削成而四方泰山之形岑嶠而軒舉使皆有神則華山之神亦應肖削成四方之形泰山之神應亦模岑嶠軒舉之狀皆不得學人之形以爲形也至于鬼之無則又一言以蔽之曰人而爲鬼則已歸精氣于天歸形質于地矣歸于天者復能使之

麗于我乎歸于地者復能使之塊然獨立一肖其生時乎記有之慢乎如有見慨乎如有聞又曰臨之在上質之在旁爲人子孫者不忍自死其高曾祖考則一念以爲有卽有矣實則不然也黎邱之鬼慣倣人子姪之狀潁川之鬼又慣倣人父祖之形其實豈真子姪真父祖乎則世之所言見高曾祖考之鬼亦猶此矣

天壽篇

夫人之天壽乘于自然未聞保攝之卽能多斲削之卽能少也何則禽獸之壽常不及人未聞禽獸之能斲削以人而論富貴者之壽與貧賤者差等貧賤者不能學富貴者之斲削明矣推而言之人有謂服食養氣而卽可以長生者亦斷斷不然夫古之通養生之術明服食之方者莫如軒轅軒轅之壽至堯舜時已不存保嗇神氣調和性情莫如榮啓期抱犢子榮啓期抱犢子至春秋之末已不存今試置兩人于此一則清靜寡欲調神房闈之中一則適性任情馳騫聲色

之內究其後則清靜寡欲者之年壽與適性任情者相去必不甚遠何則清靜無欲者非無嗜欲其所秉弱也適性任情者非故不惜其生其所秉強也是則人之夭壽由于所秉之強弱矣然必云所秉之強加以保攝焉即可長生不死則又不然試以花葉觀之花葉之在樹有不及時而落者矣有過時而後落者矣其灌溉得宜猶人之有保攝也其落之先後猶人所秉之有強弱也而皆不能不落則秉有強弱而歸于盡則一矣又以蟄蟲觀之有桀惡者矣有懦弱者矣或先霜雪之辰而蟄或及霜雪之辰而始蟄蟄有先後而同歸于蟄則一也花葉不能有榮而不悴蟲豸不能有出而不蟄則人又安能有生而不死乎世又謂清虛寂滅之地又有仙仙則不死者也夫仙而在于清虛寂滅之地則必不飲不食而後可也傳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三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若不飲不食而可不死則蜉蝣不宜死矣若不飲不食而死即可緩

則蜉蝣不宜三日死矣解者曰仙非不飲食也不火食也記有之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若不火食而可不死則東方南方之人何不皆不死也或曰東方南方之人今已火食則前不火食之時其不死之人今又皆安在也明人之所賴以生者恃有飲食并恃有火食今乃云不飲食不火食即可不死則說正與情理相反矣且人而能仙則應上古中古之時多而後古之時少何今所傳之仙及人所值之仙率皆唐宋以後之人是豈上古中古之仙至唐宋時而盡死今之所爲仙者又適皆唐宋以來數代之人乎夫仙而果又有代謝則無樂其爲仙矣是又進退失據之論也吾故曰世無仙世亦無長生不死之人人之命有短長由人氣稟有強弱所致耳

仙人篇

曰世果有仙子肯爲之乎曰不爲也夫生者行也死者歸也人不可

以久行而不歸則人亦不可以久生而不死明矣試以人之老驗之
記曰八十九十日毫注毫惛忘也百年日期頤注老昏不復知服味
善惡孝子期于盡養道而已是人至八十九百年卽不死而精神
智慧已離不過徒存形質而已使過此以往則其冥然罔覺者更不
知何如縱云長生不死是徒有生之名而已無生之樂也又嘗以人
之夜驗之人卽精神至強至丙夜未有不思偃息者矣至偃息之候
而強其如旦晝時之作爲焉不能也卽或強其作爲其疲憊有不可
勝言者矣以是知人卽精神至強至八十焉九十焉百年焉未有不
思怛化者矣至怛化之候而強其如少壯時之舉動焉不能也卽或
強其舉動而其疲憊亦有不可勝言矣是知朝而作夜而息少而壯
壯而老老而死皆理之常也且人之欲仙者謂其有知乎謂其無知
乎謂其無知則不如死則必曰謂其有知也謂其有知而飲食衣服
已不知美惡何況宮室苑囿乎何況妻子仕宦一切所繫戀者乎又

釋名云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其字人旁作山是又因
年命之長復遭遷徙之苦卽入山不死亦不過如述異記之張光始
洞微志之雞窠老人惜無所知與木石鹿豕同居而已又豈有生之
樂乎吾故曰世本無仙卽有仙而不可爲者以此也

喪葬篇

喪葬之制古今人惑雖不同然其爲惑則一也古人之惑空地上以
實地下于是一棺之費累及千金一壙之幽藏及百物以爲不如是
不足以明人子之心也是其惑尙近于愛親今人之惑營一塚之地
或遲及十年謀一穴之吉必訪及百輩于是有至曾元之時尚未及
葬其高曾者大率貧賤者尙易而富貴者則益難富貴而骨肉支派
少者尙易富貴而骨肉支派多者則愈難至有兄延一客弟聘一師
兄購于南弟營于北始則各不相謀繼則各以爲是喪庭出而復返
卜日成而屢移其故云何則祈福之念十倍于愛親之心爲子孫之

謀百倍于爲祖父之計也是則古人之厚葬尙近于愛親而今人之營塚則實欲爲己謀爲子孫謀耳其心術之不可問一至此乎又古人喪葬之所飾不過芻靈楮幣而已今則更增僧尼道士簫鼓鐃吹于是而死喪之家則一室皆滿絲麻袒免之親不及僧尼道士之衆也袒跣哭泣之哀不及簫鼓鐃吹之喧也甚至有爲附身附棺之具力不及者尙可從減而必借此以飾觀者矣夫鐃吹軍中之樂也鐘鼓管籥吉賓嘉之禮也而行于喪家可乎尤可恨者僧尼道士所誦之經又必爲解冤釋罪之語是真視吾親爲愆尤叢集之身不如此則罪莫可釋冤莫可解也何其以君子之道待僧尼道士而以至不肖者待吾祖若考乎其始愚民爲之其後士大夫踵而行之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作俑之害尙至無後吾不知始創延僧尼道士簫鼓鐃吹者又將何如也

好名篇

甚矣名之累人也聖賢能不好名乎孝經曰揚名于後世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聖賢不能忘名也崔杼之惡至弑君而憂其名之傳賈充之惡至戕主而憂其謚之著是大姦大慝仍不能忘名也則名不可好乎曰好名之弊亦尙足以扶世何則人而能好名類皆聰穎拔萃之人也聰穎拔萃之人有賞之不能勸罰之不能懲而名之一字卽足以拘之者矣然則名亦可假乎曰不能也有聖賢之名有忠孝之名聖之名而可假則莊周列御寇之徒假之矣賢之名而可假則郭解樓緩之徒假之矣忠孝之名而可假則王莽趙宣之徒假之矣等而下之至才士詩文之名亦無不然文有文之精神詩有詩之精神精神能永百年者則傳至百年焉精神能永之十世五世者則傳之十世五世焉精神能歷劫不磨者則傳之歷劫而不磨焉皆非己所能預也己尙不能預而何可以假乎然則吾欲救天下好名之弊亦惟使之各務實而已語有之實至者名歸之有聖賢

之實者自有聖賢之名而莊周列御寇之徒不能假也有忠孝之實者自有忠孝之名而王莽趙宣之倫不能假也有文士之實者自有文士之名而傳百年傳十世五世及歷劫不磨亦纖屑不能假也

守令篇

守令親民之官也一守賢則千里受其福一令賢則百里受其福然則爲守令者豈別有異術乎亦惟視守令之居心而已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時見里中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爲之慮曰此缺繁此缺簡此缺號不易治未聞及其他也及弱冠之後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風俗趨向頓改見里中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爲慮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應酬若干此缺一歲之可入己者若干而所謂民生吏治者不復挂之齒頰矣于是爲守令者其心思知慮親戚朋友妻子兄弟奴僕媪保于得缺之時又各揣其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問一歲之陋規若何屬

員之饋遺若何錢糧稅務之贏餘若何而所謂妻子兄弟親戚朋友
奴僕媪保者又各挾谿壑難滿之欲助之以謀利于是不幸一歲而
守令數易而部內之屬員轄下之富商大賈以迄小民已重困矣其
間卽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爲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
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爲迂以爲拙以爲不善自爲謀而大吏之視一
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
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于七八人之所爲不止且有爲今日之
守令而并欲誚三十年以前守令之無術者然吾又嘗驗之三十年
以前守令之拙者滿任而歸或罷任而反其贏餘雖不多然恆足以
溫飽數世今則不然連十舸盈百車所得未嘗不十倍于前也而不
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矣無待其子孫也則豈前之拙者誠
拙而今之巧者誠巧乎亦居心微有不同者乎

吏胥篇

今日之勢官之累民者尙少吏胥之累民者甚多何則今之吏胥非古之吏胥也三代以前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是矣漢以來諸曹掾史三老嗇夫游徼亭長里魁什伍等類是矣三老掌教化嗇夫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游徼掌徼巡禁司姦盜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里魁掌一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伍家以相檢察而已三代時府史胥徒之賢者即可遞升爲上士中士下士漢以來三老嗇夫掾史之賢者即可遞升爲丞尉守令其人又皆通曉經術明習法令不特不至擾民或尙可有益于民今則不然由吏胥而爲官者百不得一焉登進之途旣絕則營利之念益專又自唐宋以後流品日分凡世門望族以及寒俊之室類不屑爲吏胥其爲之而不顧者不過四民中之奸桀狡僞者耳姓名一入卯簿則或呼之爲公人或呼之爲官人公人官人之家一室十餘口皆鮮衣飽食咸不敢忤其意其始鄰里畏之四民畏之甚至士大夫亦畏之若有奸狡

桀出把持官府之人則官府亦畏之矣何則官卽欲侵漁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又況吏胥之于鄉里其貧富厚薄或能瞞官不能瞞吏自一金至百金千金之家吏皆若燭照數計究之入于官者什之三其入于吏胥者已十之五矣不幸一家有事則選其徒之壯勇有力機械百出者蠶擁而至不至破其家不止卽閒遇有吏胥之親戚故舊亦必不稍貸是其權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凌脅士大夫下足以魚肉里閭子以傳子孫以傳孫其營私舞弊之術益工則守令閭里之受其累者益不淺則奈何曰此輩卽必不可少亦惟視其必不可少者留之餘則寧缺無濫而已蓋吏之暴如虎與其使一州邑多數十百虎也毋寧減之又減今州縣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次至七八百人至少亦一二百人此千人至一二百人者男不耕女不織其仰食于民也無疑矣大率十家之民不足以供一吏至有千吏則萬家之邑亦囂然矣夫朝廷之正供有常卽官府之營求亦尙有數

而胥吏則所謂無厭者也況守令所以得罪者大半由吏胥始則導之貪導之酷導之歛怨于民及至守令陷于法而爲吏胥者不過笞杖而已革役而已至新舊交代之時則又夤緣而入故吳越之俗以爲有可避之官無可避之吏職是故也然則有牧民之責者可不先于胥吏加之意乎

文采篇

人之有文采猶草木之有華鳥獸之有毛羽也桃李之華可謂艷矣而不聞以之傲檜柏鸚鸞孔翠文犀虎豹之羽毛可謂麗矣而不聞以之傲兩翼之禽四足之獸人則不然有一篇之奇一字之麗則亟亟表暴若不可終日焉語有之花葉之好者來摘毛羽之文者來射文采之盛者來忌然吾謂非人之忌之已實有以致人之忌也夫范蔚宗之文不及班馬而其視班馬也不足比數杜審言之詩不過沈宋而其視沈宋也若不足比數是則文人相輕一至此乎蓋古今來

氣量之窄者莫如文人雖以屈原之忠而銜憤以致自沉賈誼之達治體而自傷以致夭折皆其氣量窄之故也且爲草木計者願爲桃李乎願爲檜柏乎爲禽獸計者願爲麒麟角端及垂天之鵬乎抑願爲孔翠及虎豹乎爲人計者願立德立功立言以致不朽乎抑僅願以文采表見乎吾固謂人不可自命爲文人不得已爲文人亦當鑒于草木之華鳥獸之羽毛而不自炫奇鬻異元紫芝在陸渾人不知其能文陶淵明之在柴桑人不知其能詩則善矣

真僞篇

今世之取人者莫不喜人之真厭人之僞是則僞不可爲矣而亦不然襁褓之時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然不可謂非襁褓時之真性也孩提之時知飲食而不知禮讓然不可謂非孩提時之真性也至有知識而後知家人有嚴君之義焉其奉父也有當重于母者矣飲食之道有三揖百拜之儀焉酒清而不飲肉乾而不食有非可徑情直行

者矣將爲孩提襁褓之時真乎抑有知識之時真乎必將曰孩提襁褓之時雖真然苦其無知識矣是則無知識之時真而有知識之時僞也吾以爲聖人設禮雖不導人之僞實亦禁人之率真何則上古之時臥倨倨興眄眄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蹢蹢其視瞑瞑可謂真矣而聖人必制爲尊卑上下寢興坐作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則是真亦有所不可行必參之以僞而後可也且士相見之禮當見矣而必一請再請至固以請乃克見士昏之禮當醴從者矣亦必一請再請至固以請乃克就席鄉射禮知不能射矣而必託辭以疾以至聘禮不辱命而自以爲辱朝會之禮無死罪而必自稱死罪非皆禁人之率真乎戰國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咎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使當日者新婦見以爲如此而不言則僞矣新婦之言新婦之率真也以真者爲可笑無怪乎

人之日趨于僞矣總之上古之時真聖人不欲過于率真而必制爲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孩提襁褓之時真聖人又以爲真不可以徑行而必多方誘掖獎勸以挽之則是禮教旣興之後知識漸啓之時固已真僞參半矣而必鰓鰓焉以真僞律人是又有所不可行也

形質篇

今之人嗜欲益開形質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何以言嗜欲益開也古之時膳用六牲珍用八物至矣今則析燕之窠以爲餐剝魚之翅以作食蚌黃之醬來自南中熊白之羹調于北地非六牲八物之所可比也古之時冬則飲湯夏則飲水足矣今茶薺則新安武林高下百團備涼燠之用菸草則香山浦城閩粵二種鬥水火之奇非飲湯飲水之可比也古之時中人之家冬則羊裘夏則麻葛足矣今則吉貝之暖十倍于麻也紗縠之輕十倍于葛也至于裘則異種百出種文羊于田搜海馬于水不特古人所不及見亦古人所不及聞矣

何以言形質日脆也古者疾醫所掌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四時皆有癘疾之類止矣今則小兒增痧豆之科中年添肝肺之疾衰老加沈痼之疴此卽吳普仲景不能定其方岐伯榆柎不能知其症者也何以言知巧益出也今之時天文地理之學以迄百工技藝之巧皆遠勝昔時吳越之綾錦出手而已若化工西洋之鐘表自鳴而不差桑黍手談則枯棊三百捷過于秋儲心計則白撰千萬算微于桑僅運斤者咸有倕之一指角技者罔非遲之八投是也何以言性情日漓也古之時飲羊飾脯以爲僞矣今則粉石屑爲鹹削木梯作米鴨由絮假調五味而出售靴以紙充雜六街而出市有人意計所必不及者矣然則其形質益脆者非嗜欲益開之故乎其性情益漓者非知巧益出所致乎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二

陽湖洪亮吉學

釋歲

歲首謂之上日

尚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正義稱鄭康成注帝王易代莫不改
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卽正乃改
堯正故云月正元日

又謂之元日

尚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張衡東京賦孟春元日

又謂之元辰

藝文類聚稱晉荀勗正會上壽酒歌云踐元辰又庾闡揚都賦歲
惟元辰

又謂之正旦

孔叢子邯鄲之民以正月旦獻爵于趙王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

四年詔曰比來歲旱饑饉加有軍旅正旦無陳朝賀之儀 東觀

漢紀戴憑爲侍中正旦朝

又謂之正日

續漢書禮儀志歲正日爲大射朝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
擊 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一日是謂正日

又謂之正朝

晉書禮志正朝元會 太平御覽稱元中記曰今人正朝作兩桃

人立門旁

又謂之正會

晉書禮志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又引漢儀

有正會禮 藝文類聚稱晉咸康起居注咸康七年十二月尙書

樂謨奏八年正會儀注 世說晉元帝正會引王丞相升御牀

又謂之元正

晉書王導傳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
藝文類聚稱傅元朝會賦定元正之嘉會

又謂之元會

藝文類聚稱鄧德明南康記盧耽仕州爲治中嘗赴元會
魏曹植有元會詩

又謂之歲首

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
續漢書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

又謂之歲朔

宋書禮志歲朔常設葦英桃梗磔雞于宮及百司之門以禳惡氣
李善文選注元日歲朔也

又謂之歲旦又謂之歲朝

晉書禮志歲旦常設葦茨桃梗磔雞于宮 按歲旦一本作歲朝

通典引晉書亦同

又謂之元祚又謂之首祚

曹植元會詩云初歲元祚 北堂書鈔稱王羲之月儀書云元正

首祚

又謂之三朝

漢書谷永傳今年正月朔日有蝕之於三朝之會 班固東都賦

春王三朝李善注三朝歲首朔日也 初學記稱玉燭寶典正月

爲端其一日爲元日亦云上日亦云三朝亦云三元亦云三朔注

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

又謂之三元

南齊書蕭穎胄傳朝廷盛禮莫過三元 晉宗懷荆楚歲時記正

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

又謂之三朔又謂之三始

尚書大傳夏以平明爲朔殷以鷄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 漢書
鮑宣傳今日蝕于三始

七日謂之人日

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剪綵爲人或鏤金
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貽登高賦詩注董
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鷄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
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又一說云天地初闢以一日作鷄七日
作人也 北齊書魏收傳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
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云時邢劭亦在側甚恧焉

上辛日謂之郊日

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康成注三王之郊
一用夏正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 月令乃以元日

祈穀于上帝鄭康成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 春秋成公十七年

九月辛丑郊公羊傳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 春秋哀公元年四

月辛巳郊穀梁傳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

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

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按宋書禮志云魏世南

郊日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蓋卽本穀梁說 左傳啓蟄而

郊 宋書禮志晉武之世郊日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皆有別議

又云晉武捨鄭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

按自晉以後宋齊梁陳郊日仍皆用上辛北郊用次辛 通典引王儉啓

云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

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立春齊書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

有事南郊梁書武帝卽位南郊爲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間歲正

月皇帝致齋于萬壽殿上辛行事陳書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

丘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北齊書每二年一祭以正月上辛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是也自隋唐始定令以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不復用正月上辛祀地祇亦定用夏日至迄今因之 又按晉書禮志稱漢儀常以乙日

祀先農乃耕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于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于丑地亦皆在正月行事與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不同

月亥日謂之耕日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鄭康成注元辰蓋郊後吉辰也孔穎達正義耕用亥日故云元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 晉書武帝紀泰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耕于籍田 文選潘岳

籍田賦伊晉之四年正月丁亥皇帝親帥羣后藉于千畝之甸禮

也按今本丁亥作丁未誤

月午日漢謂之祖日月酉日魏謂之祖日

通典稱魏博士秦靖議古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用午祖戊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 風俗通漢家盛于午故以午祖也 北堂書鈔稱稽含祖賦序曰有漢日用丙午魏氏擇用孟月之酉 晉潘尼皇太子祀祖詩曰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 按此則魏以後祖或皆用酉日

十五日謂之望日

荆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先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其夕迎紫姑以下將來蠶桑并占衆事按藝文類聚稱荆楚歲時記今州里風俗望日祭門初學記引亦同攷今本荆楚歲時記作正月十五日不云望日疑歐陽詢等或以意改也又詢堅等引史記樂書

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徐堅注云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鐙是其遺事今攷樂書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是祠太一定用辛日不必皆正月十五至注今夜遊觀鐙云云詢堅並同未知何本今所傳類書之最古者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等而所稱引不足據如此餘可類推 初學記稱玉燭寶典正月十五日作膏粥以祠門戶 北齊書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爲打竹鏃之戲有能中者卽時賞帛 又謂之上元

白六帖正月十五日爲上元 按上元中元下元本道家之語始見于白六帖稱唐明皇實錄云三元日宜令崇元學士講道德南華等經然唐時類書尙無有列及十月朔日者猶近古也今故削之而附記于此又類書引歲時記上元夜貴戚例以黃柑相遺謂之傳柑此當屬宋陳元靚歲時廣記非宗懷也

又謂之正月半

世說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 荆楚歲時記稱續齋
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
是君家蠶室我卽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其上以
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

三十日謂之晦日又謂之月晦

荆楚歲時記元日至子月晦並爲酺聚飲食注每月皆有弦望晦
朔以正月初年時俗重以爲節也玉燭寶典曰元日至月晦今並
酺食渡水土女悉湔裳酹酒於水湄以爲度厄今世人惟晦日臨
河解除婦人或湔裙 按初學記引公羊傳曰提月六鵝退飛過
宋都提月者何僅建夏晦日也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
月之幾盡白六帖亦同今攷公羊本及注提皆作是未知堅所據
何本至云僅建夏晦日也亦與今本不同然堅係另摘二字標目

必非無據爾雅太歲在寅爲攝提格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正月
建寅之月則稱正月爲提月或古有是語

二月戊日謂之社日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 詩以社以方 周禮社之日涖卜
來歲之稼 禮記月令擇元日命民社 郊特牲日用甲用日之
始也 宋書禮志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祀之 荆楚歲時記社
日四鄰並結綜會社牲醪爲屋于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 太
平御覽稱崔實四民月令二月祀大社之日薦韭卵于祖禰 按
社祭土戊日屬土故古之社日皆用戊召誥戊午乃社白六帖引
鄭康成禮記注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杜佑亦云周初
未制禮之時社日猶用戊後乃定用甲日郊特牲及月令鄭注是
矣漢社日用午蔡邕祝社文曰元正令午是也魏社日用未魏臺
訪議曰帝問何用未社丑臘王肅對曰魏土也土畏木丑之明日

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土成于未故于歲始未社也晉社用丑晉書武帝紀泰始元年冬十二月詔臘以酉社以丑此蓋五行生剋各有趨避非古制也王廙春可樂云吉辰兮土戌明靈兮惟社宋時方書亦以立春後第五戊日爲社日近代禮又以秋分後戊日祭社是民間社日皆承用戊日可知 又按晉又兼用酉日社潘尼皇太子社詩曰日惟上酉應禎祝社文曰吉酉辰良是矣今吳俗社日則率以二月二日又未知始于何時

是月祭飲食謂之臠

說文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一曰祈穀食新曰臠臠 玉篇臠飲食器也冀州八月楚俗二月按風俗通作楚俗以十二月祭飲食 當衍一十字

去冬節一百五日謂之寒食

荆楚歲時記云冬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注據曆

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 藝文類聚稱陸翽

鄴中記寒食三日作醴酪煮粳米及麥爲酪擣杏仁作粥 白六

帖稱玉燭寶典云寒食節城市尤多鬥雞卵之戲或雕鏤相遺餉

藝文類聚稱藝術圖曰北方山戎寒食日用鞦韆爲戲以習輕

躑者 按俗謂寒食始于介子推非也今攷太平御覽引劉向別

錄寒食蹋蹴黃帝所作兵勢也或云起于戰國與鞠毬同是三代

前已有寒食之名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鄭康

成注曰謂季春將出火也太平御覽稱古今藝術圖曰今寒食準

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節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其以

爲子推者始于桓譚新論及後漢書周舉傳新論太原郡民以隆

冬不火食五日爲介子推故也周舉傳舉移書于介子推廟云盛

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自是衆惑稍解魏武帝明罰令亦

云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食寒云

云周斐汝南先賢傳陸翹鄴中記等並同無論并州一方之俗不足
以概天下且子推死有定月故周舉傳言其月神靈不樂舉火
今寒食節或在二月或在三月不一則明非因子推而始可知又
初學記引琴操云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腕股以啖文公
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子綏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
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
火綏推古字通北堂書鈔稱石虎鄴中記亦同據琴操鄴中記則
子推亡在五月五日據新論周舉傳等則子推亡又在盛冬皆與
清明節前之寒食無預惟歲時記引晉孫楚祭子推文用今寒食
節醴酪事則以清明前寒食爲因子推而設者誤或自西晉始而
陸翹等又承其誤也

三月巳日謂之上巳

詩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太平御覽稱韓詩章句詩

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渙渙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
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被除後漢書
注稱韓詩辟君章句又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
招魂續魄秉蘭草被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共往也 漢書
孝武衛皇后傳帝被灑上還注應劭曰被除也今月上巳被禊是
也 風俗通云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
厥民析言人解癘生疾之時故于水上釁潔之也 續漢書禮儀
志三月上巳日宮人並禊飲于東流水上 沈約宋書禮志案周
禮女巫掌歲時被除釁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 荆楚
歲時記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是日
取鼠麴汁蜜和粉謂之龍舌料以厭時氣注論語云莫春浴乎沂
則水濱被禊由來遠矣 太平御覽稱崔寔四民月令三月三日
及上除采艾及柳絮 文選注稱梁蕭子顯云舊言陽氣布暢萬

物訖出始洗絜之也巳者社也言祈介社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于水側禱祀以祈豐年按沈約云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今攷魏以前亦有用三日者東晉云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是也魏以後亦有用上巳者元和郡縣志潤州上元縣鍾山江表上巳常遊于此又張華集有上巳篇潘尼上巳日帝會天淵池作詩阮瞻上巳日作賦等是也

四月謂之雩月

左傳龍見而雩劉昭續漢書禮儀志注稱服虔云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夏小正四月越有大旱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鄭康成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正義凡正雩在周

之六月 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 按周制雩皆在四月故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若月令仲夏之雩在周已屬秋矣疑秦時雩始用五月月令係秦制非周制故鄭康成等均譏其失也自秦以後雩祭亦類皆用四月續漢書禮儀志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劉昭注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後魏書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雩北齊亦以孟夏龍見而雩隋制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通典引唐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是矣

五月十五日謂之五日前十日謂之端午

大戴禮記匱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望也

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翁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又云蓄蘭爲沐浴也 文子上德篇蟾

正 蜃辟兵愁在五月之望按古人五日皆當是十五日今楚俗亦以十五日爲大端陽初五日爲小端陽 續漢書禮儀志五月五日

朱索五色桃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 藝文類聚稱周處風土

記曰仲夏端午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葉裹黏米煑熟謂之角黍按此則魏晉以來已用初五日爲五日 荆

楚歲時記五月五日四民並躡百草又有鬥百草之戲採艾以爲人縣門戶上以禳毒氣以五采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組織雜物以相贈遺取鵠鵠教之語 北堂書鈔稱提

要錄云五月五日午時爲天中節 按俗謂五日始于屈原非也今攷五日之名見於經者一夏小正是也見於諸子者一文子上德篇是也見於傳記者二田文母嬖五月五日生文父勅令勿舉

之後母私舉文長成童以實告之又鄴中記及琴操皆云介子推以五月五日死世人謂之忌日此數事皆在屈原之前又屈原之事始見于續齊諧記既不足憑又云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年長沙歐回見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日嘗見祭甚善但常患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采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言後乃復見稱感今人五日作糉子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是汨羅之遺風也按風土記菰葉裹黏米本取陰內陽外包裹之象所以贊時也若云爲原而作則五日煮肥龜又何說焉又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而下復引越地傳云競渡起于越王句踐是日競渡采雜藥夏小正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一競渡也既以爲采藥而設又以爲弔屈原而設一書記載已復不同何能傳信竊謂五日競渡古人風俗如此非因采藥亦非爲屈

原藝文類聚稱會稽典錄女子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能絃歌爲
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縣江泝濤迎婆婆神溺死而歲時記
稱邯鄲淳曹娥碑又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
則東吳之俗五月五日又似爲伍君及婆婆神與屈原復無所涉
是又可不必置論矣

夏至後第三庚謂之伏日

史記秦本紀德公二年初伏集解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
至此乃有之正義曰六月二伏之節起秦德公爲之故云初伏伏
者隱伏避盛暑也曆忌釋曰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
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火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
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 初
學記稱陰陽書云從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
初庚爲後伏謂之三伏曹植謂之三旬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六

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注漢官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 風俗通曰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 荆楚歲時記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注魏氏春秋何晏以伏日食湯餅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傳粉則伏日湯餅自魏已來有之 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初伏日薦麥瓜于祖禰 按夏小正六月煮桃傳煮以爲豆實也蓋卽後世薦麥瓜食湯餅之初始孟秋第七日謂之七日又謂之良日亦謂之七夕

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麴合藍丸及蜀漆丸暴經書及衣裳 歲華紀麗稱風俗通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

北堂書鈔稱周處風土記俗重七月初七是夜灑掃于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織女言此二星辰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有光耀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惟得乞一不得兼

求三年乃得言之頗有受其祚者又云魏時人或問董勛云七月七日爲良日飲食不同于古何也勛曰七月黍熟七日爲陽數故以糜爲珍今此日惟設湯餅無復有糜矣 荆楚歲時記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注戴德夏小正云是月織女東向蓋言星也春秋斗運樞云牽牛神名略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曰是天帝外孫傅元擬天問曰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也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又云是夕人家婦女結采縷穿七孔鍼或以金銀鑰石爲鍼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則以爲符應 按俗謂七月七夕爲牽牛織女而設非也今攷七日之名見于淮南子及萬畢術漢武帝故事列仙傳等書皆不言及牽牛織女之事其以爲二星辰當會于此夕者始見于風俗通傅元擬天問及周處風土記吳均齊諧記等書而宋南平王鑠及謝惠連遂有七夕詠牛

女詩此後七夕遂專屬之于牛女矣無論風土記等所錄皆荒誕
不經卽謂神仙迂怪之言可信則事在魏晉以前者已不止一事
請畢述之北堂書鈔稱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于承華殿齋其日
或有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
王母至有二青鳥如烏夾侍王母旁也又云王母遣青衣女語帝
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于其日修除宮掖燔百和之香然九光
之燈則謂七日從王母起可藝文類聚稱列仙傳陶安公者六安
冶鑄師也以七月七日乘赤龍仙去又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
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
後于山中謂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是日果乘
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則謂七日屬陶
公王子喬亦可初學記稱神仙傳云吳蔡經去家時已老還更少
壯頭髮皆黑爲家中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至期日王方平果來

一又云七月七日麻姑當來可取數百斛酒飲之至期王方平偕來乘羽車駕五龍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是七日屬之麻姑王方平亦可太平御覽稱漢武帝故事景帝王美人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武帝于猗闌殿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云在宮時見戚夫人侍高祖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滇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連愛一云漢采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鍼于開襟樓云云皆不及牽牛織女之事明七月七日月日皆屬陽古人以之爲良會後遂附會爲牽牛織女事也夏小正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後人因此附會矣

七月望前一日亦謂之禊日

宋書禮志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濱又或用秋漢書八月祓于霸上劉禎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

周禮籥章掌土鼓鼗籥中春晝擊土鼓歛鼗詩以逆暑中秋夜迎
寒亦如之 枚乘七發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
弟並往觀濤于廣陵之曲江 李善注稱孔安國尙書傳曰十五
日日月相望 荆楚歲時記八月十四日民並以朱水點兒頭額
名爲天灸以厭疾又以錦綵爲眼明囊遞相贈遺按中秋節唐初
尙未盛行故虞世南歐陽詢徐堅等作類書歲時部皆未列入若
唐以前八月十五日見于史傳者惟隨書新羅國傳八月十五日
設樂令官人射各賞以馬布及武夷山記八月十五日武夷君與
魏真人等會山頂宴集數事而已

季秋第九日謂之重陽又謂之重九又謂之九日

北堂書鈔稱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日九爲陽數
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于長久故享燕高會白六帖稱魏

文帝書又云日月並應故曰重陽 晉書禮志九月九日馬射或說曰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 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相傳自古莫知其由 荆楚歲時記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注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 按北堂書鈔稱孫瑞奏事云興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賜公卿近臣飲宴今攷孫瑞當作士孫瑞脫一士字後漢書獻帝紀興平二年十一月王師敗績衛尉士孫瑞等始爲李傕郭汜所殺則九月中瑞尙在也杜公瞻云九日宴會自漢至宋未改所云漢蓋卽指此而言則九日節始盛于漢未可知 又按古人每以隻月爲盛會除正月一日爲歲首不計外如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其日月皆應陽數故古人于此日讌集出遊其制蓋仿于三代自

漢以後遂各附會其說並非也 又按今人以五月五日爲競渡節九月九日爲登高節不知古人每值佳日無不可泛舟無不可登高荆楚歲時記人日登高賦詩隋陽休之亦有人日登高詩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隋書文帝嘗于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玉燭寶典元日至晦日今並酺食度水荆楚歲時記元日至月晦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蔡邕月令章句莫春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以薦寢廟因是乘舟楔于名川也輿地記齊武帝起層城觀七月七日宮人多登之稽含有七月七夕登高詩又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是五日不特可以泛舟并可以登高矣

冬至後第三戌謂之臘日其夕謂之臘夕亦謂之臘夜

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 廣雅臘索也 左傳虞不臘矣杜

預注臘歲終祭衆神之名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大割祠于公社

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康成注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 史記

秦本紀惠文王十二年初臘正義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始皇三

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索隱云蓋從歌謠之詞而改從殷

號也 風俗通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漢曰臘臘者獵

也因獵取獸以祭又云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

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 初學記稱高堂隆魏

臺訪議曰詔問何以用未祖丑臘臣隆對曰按月令孟冬十月臘

先祖五祀謂薦田獵所得禽獸謂之臘又師說王者各以行之盛

祖以其終臘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行

之君以卯祖未臘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

今魏據土德宜以戌祖辰臘也 又云漢火德火衰于戌故以戌

日爲臘魏土德土衰于辰故以辰爲臘晉金德金衰于丑故以丑

爲臘按此則魏蓋先用丑日臘至隆議後始改用辰耳晉宋舊事

引魏名臣大司農董遇議又云土行之君故宜以未祖以丑臘爲得盛終之節不可以戌祖辰臘云 江表傳吳以爲土行用未祖

辰臘 通典宋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 晉書隱逸范喬傳初喬

邑人臘夕盜斫其樹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

藝文類聚稱養生要術十二月臘夜令人持椒臥井旁無與人

言內椒井中可除温病 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爲臘日諺語

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

其日並以豚酒祀竈神按據月令則臘本在孟冬之月疑始皇三

十一年改臘曰嘉平始移至十二月也高誘注呂不韋書今人臘

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蔡邕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役人燕

飲也續漢書禮儀志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

四分律音義臘歲終祭神之名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也蓋自

秦以後臘皆在十二月矣惟後周遵古制以建亥之月臘通典隋

初因之亦以孟冬下亥禘百神開皇四年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大禘可也後周以夏后之時行姬氏之禘考之前代于義有違其十月行禘者止可以十二月爲臘是反以建亥之月臘爲非可云不考古矣至以十二月八日爲臘日則又自荆楚歲時記始迄今皆因之故俗皆云臘八亦若今人定以二月二日爲社日也又今人祀竈又率以月之二十四日

臘明日謂之初歲又謂之小歲

史記天官書臘之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酒發陽氣故曰初歲藝文類聚稱晉博士張亮議曰臘接也臘明日爲初歲秦漢以來有賀此皆古之遺語也 太平御覽稱崔寔四民月令臘明日更新謂之小歲敬酒尊長修賀君師 又稱徐爰家儀曰蜡本施祭故不賀其明爲小歲賀稱初歲福始慶無不宜又云小歲之賀旣非大慶禮止門內

歲盡日謂之除日又謂之歲夕又謂之除夜

禮記月令曰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

張衡東京賦曰卒歲大儺 晉書循吏曹據傳歲夕據行獄 荆

楚歲時記歲莫家具肴蔌詣宿歲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飲留

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也 藝文類

聚稱風土記云除夜祭先竣事男女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

北齊書季冬晦日選人子弟赤幘阜禱衣執鼗鼓百二十人逐惡

鬼于禁中其日戌夜三唱開諸里門

冬至後四十六日而立春

周書時訓解立春曰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

按諸書所引易通卦驗說與時訓解時有不同今以月令呂不

韋等書攷之當以時訓解爲準 淮南王書大寒加十五日指報

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

音比南呂按天文訓所言皆本孝經緯又按太平御覽稱皇覽逸禮距冬至四十五日天子迎春于東堂初學記稱孝經緯周天七衡六間曰立春又稱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宋均注條風者條達萬物之風孝經鉤命決曰立春勅門闌無關鑰以迎春之精續漢書禮儀志立春之日下寬大書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按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注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卽此詔之謂也荆楚歲時記立春之日悉剪綵爲燕戴之帖宜春二字後十五日爲驚蟄漢曰雨水

周書時訓解驚蟄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艸木萌動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按漢始以雨水爲正月節漢書律曆志營室十四度驚蟄注今日雨水降婁初奎五度雨水注今日驚蟄是也

又十五日爲雨水漢曰驚蟄

周書時訓解雨水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

又十五日爲春分

周書時訓解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 周
禮春分之日祭馬祖按說文龍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馬龍之
屬故以始登天之日祭之也 晉書禮志武帝泰始二年正月有
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太平御覽稱齊
民月令曰春分不殺

又十五日爲穀雨漢曰清明

周書時訓解穀雨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鴛又五日虹始
見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按劉歆三

統曆穀雨二月節清明中與時訓解同而淮南王書等清明在穀雨之前故漢書曆律志大梁初胃七度穀雨注今日清明昴八度
又清明注今日穀雨是也

又十五日爲清明漢曰穀雨

周書時訓解清明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 周書周月解春二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孔晁注舊作雨水春分穀雨非古法也 史記律書云清明風居東南維 楚辭九懷季春兮陽陽王逸章句三月溫和氣清明也

又十五日爲立夏

周書時訓解立夏之日螻蟈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五日而

又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鐘

又十五日爲小滿

周書時訓解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族 三禮義宗小滿爲
中者物之生長小得並滿故以小滿爲名也

又十五日爲芒種

周書時訓解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鳩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 三禮義宗五月
芒種爲節者言時可以種有芒之穀故以芒種爲名 宋書循吏
阮長之傳時郡縣田祿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
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
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

又十五日爲夏至

周書時訓解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 北堂書鈔稱孝經緯曰周天有七衡夏至日在內衡

又稱春秋感精符曰冬至日成天文夏至日成地理 續漢書禮

儀志曰夏至是日浚井改水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井水躍故于

是日改水 三禮義宗夏至爲宗者至有三義一以明陽氣之至

極二以助陰氣之始至三以明日行之兆故謂之至也 荆楚歲

時記夏至節日食糗是日取菊爲灰以止小麥蠹

又十五日爲小暑

周書時訓解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辟又五日鷹乃學

習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 三禮義宗六

月小暑爲節者此以相形爲名形大暑故謂之小暑六月之初暑

氣熱未極故以小爲各大暑爲中者自十一月一陽爻上從地而

出至此之時方始上徹陽氣併出以上大暑旣極故暑爲中

又十五日爲大暑

周書時訓解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大蔟 通典後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月令 周書周月解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

又十五日爲立秋

周書時訓解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 三禮義宗七月立秋之言湫縮之意又十五日爲處暑

周書時訓解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按月令呂氏春秋並作農乃登穀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 國語處暑之既至蟲蟻之既多

又十五日爲白露

周書時訓解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

又十五日爲秋分

周書時訓解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
涸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
比蕤賓文子曰老子爲天地之氣莫大于和者陰陽調日夜分
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又十五日爲寒露

周書時訓解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爲蛤又五日
菊有黃華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

又十五日爲霜降

周書時訓解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

咸俯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 周禮正義
稱韓詩古者霜降逆女冰泮而止 周書周月解秋三月中氣處
暑秋分霜降

又十五日爲立冬

周書時訓解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
爲蜃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
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按易通卦驗立冬不周風至水
始冰而符瑞圖云立冬北方廣莫風至今攷淮南王書廣莫風後
不周風四十五日乃至符瑞圖說誤也

又十五日爲小雪

周書時訓解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
五日閉塞而成冬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

三禮義宗十月小雪爲中者氣序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爲

又十五日爲大雪

周書時訓解大雪之日鳴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 曆義疏大雪十
一月節月之初氣也言大陰之氣以大水凝爲雪故曰大雪
又十五日爲冬至又謂之亞歲

周書時訓解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

淮南王書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 續漢書禮儀志冬至鑽磁

改火 北堂書鈔稱孝經緯冬至日在外衡牽牛之初 說文冬

至斗指子夜半時加午者也 宋書禮志冬至朝賀享祀皆如元

旦之儀又云其儀亞于歲朝按魏晉時則有大小之別元旦稱大

會冬至稱小會亦見晉宋二書禮志 曆義疏冬至十一月之中

氣也言冬至者極也太陰之氣上干于陽大陰之氣下極于地寒

氣已極故曰冬至 北堂書鈔稱西域諸國志云天竺十一月十六日爲冬至則麥秀十二月十六日爲臘則麥熟

又十五日爲小寒

周書時訓解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鳴按淮南天文訓冬至鵲始巢與時訓解稍異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 三禮義宗十二月小寒爲節者亦形于大寒故謂之小言時寒氣亦未是極也

又十五日爲大寒

周書時訓解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鷺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 三禮義宗大寒爲中者上形于小故謂之大十一月一陽爻初起至此始徹陰氣出地方盡寒氣併在上寒氣之逆極故謂大寒也 周書周月解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三

陽湖洪亮吉學

釋舟

兪謂之舟

說文舟船也

毛傳

兪空木爲舟也从△从舟从々々水也按或作

船俗字

方言自關而東或謂之舟

釋名舟言周流也

按淮

南王書汜論訓乃爲窳木方板以爲舟航高誘注窳空也兪窳二字音義並通故徐鍇說文繫傳云△者取二合之義音兪猶窳穿之義會意是也

通名謂之艘

說文艘船總名玉篇同徐鉉等曰今俗別作艘非是

漢書溝洫志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按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晉竹十廔注廔當作接漢書溝洫志漕船五百接是艘又通作

搜兼作屢說文屢水槽倉也義亦通 藝文類聚稱太公六韜武
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尙爲後將以四十七棧船濟于河

又謂之船

說文船舟也按此卽轉注字 方言舟自關而西謂之船 釋名

船循也循水而行也 藝文類聚稱韻集曰船舩也按舩卽船之

重文字書或分爲二非

又謂之舩又謂之舩

爾雅舩我也說文同義闕 廣雅舩舟也 玉篇舩天子稱 按

淮南王書欲與物接而未成舩兆者也文選注稱許慎注舩兆也

舩兆當屬轉注字故名舟爲舩又謂之舩又廣韻云舩古文作舩

則或从剡木爲楫之義制字故从舟也易剡木爲楫剡本亦作揆

又謂之舩

廣雅舩舟也按舩字說文玉篇並無當作舩古字通也

又謂之編

廣雅編舟也

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吳船曰編廣韻同

玉篇

編船小也

按荊州記湘州七郡大編所出皆受萬斛又水經注

贛水又逕谷鹿洲舊作大編處宋臧質石城樂亦云大編載三千

漸水丈五餘是編亦不僅小舟也

又謂之舲

廣雅舲舟也

玉篇吳船也又舲艘按當從說文作舲

又謂之舠

漢書古今人表晉舠人固來

廣雅舠舟也玉篇同

又謂之樓

廣雅玉篇並舟名

瓊州圖經文昌縣有焚樓山近大海漢樓船

將軍楊僕征黎至此焚船登岸故名按故書無樓字疑土人合樓

船二字爲一後人遂制此字矣吳越春秋越有樓船卒漢武帝秋

風辭泛樓船兮濟汾河則樓船之制自昔有之通典又云樓船船

上建樓三重

又謂之艘又謂之麒艘

廣雅玉篇並舟名

又謂之餘皇

左傳昭公十七年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廣雅玉篇餘皇

並舟名又云艘吳舟 郭璞江賦漂飛雲運餘艘 抱朴子餘艘

鵠首涉川之良器也 按說文無餘艘二字始見新附今仍從左

傳作餘皇艘又別作艘

又謂之艚

方言艚謂之艚艚小艚謂之艇按艇爲小舟則艚之制當在

大小之間 廣雅艚舟也玉篇同 宋書吳喜傳從西還大艚

小艚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 通異名 類篇艚大舟按舫

當卽艗字

又謂之舳又謂之擘又謂之艘又謂之辦又謂之艦

玉篇有

廣韻艗小船上安蓋者

按淮南王書修務訓水斷龍

舟高誘注龍舟大舟也此艗字疑合二字爲一隋書亦以戰艦爲水龍玉篇又有擘字云以竹葉擘船也疑亦艗字重出或又云擘卽艗今附記于此

又謂之舳

按疑亦合吳舟二字爲一

又謂之艘又謂之舳又謂之舳又謂之舳

玉篇又別出舳字非

又謂之舳又謂之舳又謂之舳又謂之舳又謂之舳

梁江淹詩方水理金艘 以上並見玉篇

又謂之舳

玉篇柁船名

舩謂之舩

見廣雅 五戒相經音義稱埠蒼舩舩也亦名舩 玉篇舩舩也

又船舩廣韻同 王逸楚詞章句舩舩也洪興祖補注舩船邊也

北堂書鈔稱會稽典錄楊橋上諫曰臣聞之曾子扣舩易水魚

聞入淵鳥驚參天 郭璞江賦詠采菱以叩舩按此皆興祖所據

舩謂之杙

見廣雅 玉篇舩船也按今以船旁木爲杙亦作牘

長而薄者謂之棼

見方言 廣雅棼舟也 玉篇棼艇船

短而深者謂之棼

見方言郭璞今江東呼棼棼者玉篇同 廣雅棼舟也 小爾雅

艇之小者曰棼 梁書羊侃傳初赴衡州于兩棼棼起三間通梁

水齋

又謂之舫

集韻舫船短而深也 陳書侯景傳景乃以舫舫貯石沈塞淮口

資治通鑑侯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般舫及海艦

小而深者謂之舫

方言小而深者謂之樑郭璞卽長舫也按舫舫樑本一字蓋正作舫通作舫今玉篇又別出樑樑二字益非疑方言本亦後人依玉篇追改也今姑隨其義兩列

大舟謂之櫂

說文櫂海中大船徐鉉曰今俗別作筏非是 廣雅櫂舟也 玉篇櫂大船也 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筏作櫂韻集筏作櫂同扶月反按櫂筏皆俗字並當作櫂又別見

又謂之櫂

說文櫂江中大船名 廣雅艫舟也 玉篇艫大舟也按艫俗字當作櫂 方言東南丹陽會稽之間謂舳爲櫂按方言舳爲小舸 櫂與舳同則櫂亦不盡是大舟矣又別見

又謂之般

方言般大也 玉篇般大船餘別見

又謂之舸

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 玉篇舸船也 左思蜀都賦

宏舸連舳李善注大船曰舸 按三國吳志董襲傳襲乘大舸船突入蒙衝南齊書王敬則傳高道慶乘舸楫于江中迎戰此舸爲大船之證然裴松之注引江表傳劉備乘單舸往見周瑜風土記船舸單乘是單船亦謂之舸也說文無舸字見徐鉉新附

又謂之艫

廣雅艫舟也 玉篇艫大船也

又謂之舩

華嚴經音義稱呂忱字林舩大船也今江南泛海船謂之舩昆侖及高麗皆乘之大者受萬斛也 又稱埤蒼舩大船也玉篇同

又稱通俗文晉船曰舩初學記引無舩字大者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

按水經注孫權襲大船名之曰長安亦曰大舩是矣俗別作舩非又謂之舩又謂之舩

玉篇舩舩並大船 集韻舩兩槽大船 梁元帝吳趨行何時乘

舩歸按別作舩非是 陳書侯安都傳坐舩內墜于櫓井時以爲不祥又王子晉等乃僞以小船依舩而釣

又謂之舩

廣雅舩舩舟也玉篇同 集韻舩舩大舩也 北堂書鈔豫章城

西有舩舩洲水經注作谷鹿即呂蒙作舩舩大舩處按吳志呂蒙襲關羽

至尋陽盡伏其精兵于舩舩中是舩舩又通作舩舩 又稱楊泉

物理論夫工匠經涉河海爲舳艫以浮大川

通異

太平御覽稱

雜字解詁曰舳艫雜船也

小舟謂之刀

毛詩河廣云曾不容刀鄭康成箋云小船曰刀按詩正義及釋文並云說文作𦨇今攷說文無𦨇字疑陸德明等誤記釋名玉篇諸書爲說文也餘類此尙多姑附記于此 釋名三百斛曰𦨇𦨇貂

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接近人校釋名誤以說文之舳合𦨇不知說文之舳从剛省讀若兀音既不同且此云安不傾危而說文云舳船行不安也義亦相反今別見又詩正義引說文云𦨇小船未知何本 廣雅𦨇舟也 初學記稱埤蒼𦨇

吳船也音雕 集韻或作𦨇通作刀或作船廣韻船吳船 按一

切經音義引方言小舳縮謂之艇郭璞曰艇𦨇也音刀與今本方

言異或別有所據但刀係正字舳船𦨇皆刀之別字耳

北堂書鈔初學記太

平御覽引釋名綱皆作舠玉篇舠小船也

又謂之舠

方言小舸謂之舠郭璞今江東呼舠小底者也 玉篇舠小舟也

按別作舠非是

又謂之艇

方言舠謂之舠縮小舠縮謂之艇郭璞舸也 釋名二百斛以上

曰艇其形徑挺一人二人所行者也按說文無艇字應作挺爲是

廣雅艇舟也 北堂書鈔稱說文云艇小舟也形狹而長按艇

字見說文新附然北堂書鈔引說文如此則鉉或別有所本 小

爾雅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謂之舠 高誘淮南王書注蜀艇一

板之舟若今之豫章是也

又謂之舠

方言小而深者謂之楸郭璞卽長舠也 廣雅舠舟也 玉篇舠

小船也艇同 馬融廣成頌連舳舟李賢注舳小舟也 傅玄正都賦越舳泛吳榜浮

又謂之舳

玉篇舳小船也 按宋書武帝紀盧循有八舳艦九枚起四層高十二丈又垣護之隨王元謨入河虜悉已牽元謨水軍大舳連以鐵鎖三重欲以絕護之還路是舳亦大小兼有不盡屬小船也宋書恩倖傳論又云南金百毳來悉方舳 按說文無舳字疑卽漕字之別說文漕水轉穀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宋書云水軍大舳與玉篇廣韻水運爲漕之說亦合後人或去水加舟耳

又謂之麗

玉篇麗小船也 莊子秋水篇梁麗不可以衝城司馬彪注梁麗小船也 按裴松之三國志王朗傳注稱獻帝春秋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至朗對策使者云獨與老母共

乘一櫂流矢始交便棄櫂就俘云云亦櫂爲小舟之證麗櫂古字通佛本行讚經音義亦云櫂小船也櫂當屬櫂字之別

又謂之舡

玉篇舡小船也 梁書王僧辯傳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于岸挑戰又以鶻舡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按玉篇無鶻字當作鳥了鳥蓋言其小也

又謂之幹舟

高誘淮南王書注幹舟小舟也

通異名 一曰大舟

又謂之舡舡

廣雅舡舡舟也 玉篇舡舡小舟也 按南齊書張敬兒傳敬兒

乘舡舡過江遇風船覆又云上與豫章王疑三日曲水內宴舡舡流至御坐前覆沒此可證舡舡皆小舟

戰船謂之蒙衝

釋名外狹而長曰艨衝以衝突敵船也 廣雅艨艟舟也 玉篇

艨艟戰船按字當作蒙衝 吳志董襲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

沔口又周瑜逆曹公于赤壁部將黃蓋取蒙衝鬥艦數十艘實以

薪草 陳書侯瑱傳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賊艦 通異名 廣韻

又艨短船名

又謂之舩艦

廣韻稱字林舩艦水戰船 玉篇舩艦戰船也 按廣雅作舩艦

或以字近而誤

又謂之斥候

釋名五百斛以上還有小屋曰斥候以視敵進退也

軍行在前謂之先登

釋名軍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敵陳也 初學記稱晉令水戰有

飛雲舩蒼隼舩先登舩飛鳥舩劉逵云飛雲蓋海吳樓船名按此

類異名尙多不能悉錄附記于此

置戈船下謂之戈船

張晏漢書注越人于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爲名也按臣瓚引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戈船三百艘則戈船之制不始于漢

輕舟謂之精

玉篇精輕船廣韻同

又謂之牒

宋書鄧琬傳劉胡遣陳紹宗陳慶率輕牒二百大艦五十出鵲尾外挑戰南齊書柳世隆傳輕牒一萬隋書來護兒傳楊素令

護兒率數百輕牒徑登江岸戴嵩釣竿篇蘗花衰小牒按此

篇所收字至玉篇而止唯牒舛等字以已見宋齊梁陳等書故亦錄入疑屬牒字之別也又今本類書引方言南楚呼牒曰樑今方

言無此語

輕疾者謂之赤馬

釋名輕疾者曰赤馬舟其體正赤疾如馬也 崔豹古今注孫權

時名舸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小舟名馳馬 北堂書鈔稱

江表傳孫權名舸爲馬言飛馳如馬之走陸地也又稱杜預表長

史劉循治洛陽以東運渠嘗用赤馬 按劉熙亦漢末三國時人

所云赤馬舟當卽指孫權所造而言抱朴子水馬飛鳧義亦同

子船謂之艘

玉篇艘子船

通異名

集韻覆船具亦曰艘

合木船謂之舸又謂之艘

廣雅艘舸舟也 初學記稱周遷輿服雜事其人欲輕行則乘海

舸合木船也 廣韻艘合木船

編竹船謂之篛

玉篇箒竹長千丈爲大船也生海畔
運舟謂之舩

玉篇舩運船也廣韻同又廣韻云舩釣船也附錄于此

海中舟謂之櫂

見上 玉篇櫂海中大船也附也亦作櫂按玉篇分櫂櫂爲二字
非下櫂櫂亦同

又謂之棹

見上 藝文類聚稱韻集舩海大船也

又謂之船

見上 廣韻海中大船 集韻蠻夷泛海舟曰船

又謂之甯

玉篇甯海船也

又謂之艫又謂之舩

又初學記稱埤蒼云海中大船曰艚 玉篇艚海船也 舫船也

廣韻艚海中大船舫海船名

江中舟謂之舫

見上 按初學記稱說文曰江中舟曰𦨭音禮蓋卽𦨭字之誤

玉篇𦨭江中大船也又作舫

又謂之舫

見上 廣韻對舫江中大船按舫又舫字之別禮部舫略舫字下

引廣雅舫舫舟今考廣雅亦無舫字惟舫字曹憲音滔韵略蓋因

此誤也廣韻亦無此字

舟飾謂之舫又謂之舫

玉篇舫舟舟飾也按廣韻無舫舫二字

載多謂之舫

玉篇舫音富類篇船載多也按此蓋望文生義因玉篇有此字

故錄入之

編木渡謂之泚

詩周南不可方思毛傳方泚也釋文泚本亦作泚又作桴或作柎又作柎按廣雅玉篇又作桴皆俗字 說文泚編木以渡也玉篇

同 楚辭九章乘汜泚以下流王逸章句編竹木爲泚楚人曰泚

秦人曰撥也 三國吳志徐夫人傳伐蘆葦以爲泚佐船渡軍裴松之注音敷

泚謂之箒

見方言 廣雅箒箒也玉篇作箒又作箒詩釋文稱郭璞云木曰

箒竹曰箒小箒曰泚 華嚴經音義今編竹木以水運爲箒秦人

名箒江東名箒又云北人名箒南土名箒義同 北堂書鈔又稱

東觀漢記張堪爲蜀郡太守公孫述擊之三百人斬竹爲棹渡水

遂免是字又作棹 後漢書岑彭傳乘枋箒下江關鄧訓傳縫革

爲船置于箄上以渡河李賢注箄木筏也 按說文無箄字今從

後漢書作箄

箄謂之筏

方言箄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 馬融論語注桴編竹木大者

曰棧小者曰桴 玉篇筏箄也按撥筏二字廣雅玉篇已皆兩收

今故隨其義分列之又大般涅槃經筏又作棧元應注經文从木
作棧非體也韻集又作撥義亦通通典軍行渡水又有蒲棧葦棧

箄中謂之薦

方言江淮家居箄中謂之薦音荐疏證荐各本誤作符今訂正

附之小者謂之桴

馬融論語注小者曰桴韋昭國語注同 長阿含經音義小附曰

桴也

水中浮木謂之查

玉篇查水中浮木也 王嘉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 按
又作楂又作槎並非又廣雅玉篇槎字當卽槎字之別今姑從其
義兩列

併船謂之方

爾雅舫舟也郭璞注併兩船釋文引樊光本舫作坊 說文方併
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又作沝云方或从水按太平御覽稱說文
又作舫云併兩船也北堂書鈔同是方亦通作舫 戰國策方船
積粟循江而下 史記酈食其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司馬貞索
隱云方船爲並舟也按此知舫古皆作方然張儀列傳舫船載卒
小司馬又云舫音方是二字又可互通 大般涅槃經音義稱通
俗文連舟曰舫併兩船也玉篇亦同 後漢書岑彭傳乘舫算下
江關李賢注舫卽舫字古通用 北堂書鈔稱王隱晉書顧榮紀
瞻被徵行至彭城見王路塞絕遂解舫爲單舸而歸王濬傳濬乃

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 宋書臧質傳明且賊更方舫爲桁
按晉書戴淵傳陸機在舫屋上遙謂淵王廙傳倚舫樓長嘯是則
舫制亦如艦上有屋并有樓也

方舟又謂之航

說文航方舟也徐鉉曰今俗別作航非是 方言舟自關而東或
謂之舟或謂之航戴震疏證後漢書文苑傳北航涇流注航舟度
也方言自關而東或謂舟爲航說文航在方部今流俗不解與航
字相亂誤也 淮南王書主術訓大者以爲舟航高誘注方兩小
船並濟爲航航同又汜論訓云乃爲窬木方板以爲舟航注舟相
連爲航也又說林訓釣魚者泛航注航航通 按集韻舫方舟也
羣書無此字惟釋文首序云吳興大舫頭蓋又屬航字之別今考
航杭雖各部然古人率皆通用如漢書地理志餘杭縣吳興記云
秦始皇舍舟杭于此因以爲名以迄淮南王書等是矣航既航之

別字若作舡則又別之別耳 又按晉書五行志海西公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據此則航卽今之浮橋不止並兩船也水經注浙江水下剡縣西度通臨海併二十五船爲橋航故蔡謨傳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也宋書臧質傳賊更方航爲舡水經注成固縣城北水舊有舡是也然又有單船謂之航者水經注浙江水下云剡縣東南二度通臨海並泛單船爲浮杭

又謂之濶

說文濶小津也一曰以船渡也 方言方舟謂之濶玉篇同郭璞揚州人呼渡津舡爲杭荊州人呼濶 廣雅濶筏也 太平御覽稱太公六韜天船一名天橫以濟大水橫濶古字通按成實論音義桃古文橫廣二形今作桃同古黃反廣雅輪謂之桃桃當卽濶字集韻輪船前桃也韻會輪舟名義亦兩通今仍從說文廣雅

分列而附記于此

船有屋謂之艦

釋名上下重版曰艦四方施版以禦矢石其內如牢艦也 晉書

音義稱字林云艦屋船也音艦 玉篇艦板屋舟按說文無艦字

今從釋名作艦 陸機辨亡論前驅不過百艦 晉書陶侃傳侃

乃以運船爲戰艦又云賊鉤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何無忌

傳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 北堂書鈔稱義

熙起居注盧循新作八艘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按宋書循吏

杜慧度傳慧度自登高艦與循合戰放火箭雉尾炬循衆艦俱然

一時散潰是也 宋書王鎮惡傳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

艦內羌見艦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咸謂爲神張興世

傳司徒建安王休仁命沈攸之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 通典

門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

女牆齊此戰船也

通異名

藝文類聚稱廣雅云艦大船也按與今

本廣雅不同當別有所據

又謂之艫

廣雅艫舟也

玉篇舠小船屋也艫同

太平御覽稱字書船上

有屋者曰艫

類篇舟也一曰舟有窗者

楚辭九章乘舠船余

上沅兮王逸章句舠船船有窗牖者也

淮南王書倣真訓越舠

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誘注舠小船也按舠艫本一字廣韻于舠

字下云舟上有窗艫字下云艫艦有屋舟名蓋誤

其上板謂之覆

釋名其上板曰覆言所覆慮也

按今本作言所覆衆枕也誤太

平御覽引此作覆衆慮又衍衆字今攷首篇釋天云露慮也覆慮

物也知此亦當作覆慮

其上屋謂之廬

釋名其上屋曰廬象廬舍也按別作簷非是

上重屋謂之飛廬

釋名其上重屋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

又其上謂之爵室

釋名又在其上曰爵室於中候望之如鳥爵之警視也 按視今

本作示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引此又作若鳥雀之

之驚視也

船頭謂之艦

說文艦舳艦也一曰船頭通異名小爾雅船尾謂之艦 玉篇艦

在船後按左思吳都賦巨艦接艦庾闡揚都賦青雀飛艦是艦又

通作舟名

又謂之閣閭

方言首謂之閣閭郭璞今江東呼船頭屋謂之飛閣是也 玉篇

五比爲閭又船首之閭

又謂之鵠首

方言或謂之艦艦郭璞鵠鳥名也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象也 廣雅艦艦舟也 玉篇舟頭爲鵠首又作楹 司馬相如子虛賦浮文鵠張揖曰鵠水鳥也畫其象于船首 淮南王書龍舟鵠首天子之乘也 按此則字當作鵠首後乃統加舟旁耳又晉書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畫鵠首怪獸于船首以懼江神是船頭之名鵠首又專以繪鵠于首得名

船尾謂之舳

說文舳舻也漢律名船方長爲舳舻一曰舟尾 方言後曰舳郭璞今江東呼柂爲舳又云舳制水也 漢書武帝自潯陽浮江而下舳舻千里注李斐曰舳後持舵處舻前頭刺櫂處也 通異小名

爾雅船頭謂之舳按小爾雅所言正與說文等相反劉逵吳都賦

注亦同

又謂之杙

釋名其尾曰柁柁也。在後見柁曳也。且弼正船使順流不使他戾也。玉篇杙船尾小梢也。木部有柁舟部有舵並云正船木按杙卽柁字今別作柁又作舵並非物原云帝嚳作柁櫓夏禹作舵又妄分爲二非也。淮南王書說林訓毀舟爲杙高誘注杙舟尾按與柁同俗作柁亦作舠皆非。裴松之吳志注江表傳孫權于武昌新製大船試泛之釣臺時風大盛谷利令柁工取樊口權曰當取羅洲利拔刀向柁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卽轉柁入樊口。北堂書鈔稱孫放別傳不見船柁乎在後所以正船也。按漢書淮南王安諫擊閩越云柁舟而入水說文柁曳也則柁當作柁爲是。十誦律音義亦云柁字从手。

船前立柱謂之桅

釋名其前立柱曰桅桅巍也巍巍高貌也按桅本又作棖其前太平御覽引此作船前 玉篇桅船上檣竿 通異名淮南王書說林訓遽契其舟桅高誘注桅船弦板也

船後木謂之舳

玉篇舳舳舟又木部舳云船後舳木廣韻同 按舳與駐同玉篇于車部載此字云舳車也今湖湘間小舟無柁者于梢上作孔欲停舟卽從孔中植一木船卽不行舳舟之義當取此 通異名玉篇又云舳筏名也

舟中牀以薦物者謂之笭

釋名舟中牀以薦物者曰笭言但有簣如笭牀也南方人謂之笭突言溼漏之水突然下過也盧學士文弼校本今船底上有襯板水或浸溼而入其最低者曰水倉常時去之名曰刮潮與此說合 玉篇笭舟中牀也按說文笭車笭也與篋通訓是舟車中可以

薦物者通得謂之笭

張幔謂之颿

說文颿馬疾步也从馬風聲徐鉉曰舟船之颿本用此字今別作帆非是按舟之使颿亦如馬之疾步故假借用之 釋名隨風張幔曰帆帆泛也使舟疾泛泛然也按今本帆泛也在隨風之上非又一切經音義兩引此一作隨風張幔曰颿一作隨風張幔曰帆蓋一據說文改也 佛本行集經音義稱聲類云颿船上幔也一云船上帳也又稱三蒼颿船上張布帊也 玉篇颿風吹船進也亦作颿帆船上帆也與帆同按據此則帆颿帆皆颿之別字今廣雅別出帆字玉篇舟部風部並別出颿字皆非 廣韻帆船上幔也亦作颿 風土記帆從風之幔也施于船前各隨宜大小爲制大者用布一百二十幅高九丈 太平御覽稱韻集云颿船張也又謂之雙又謂之篷

說文柂雙也玉篇別作舠艘又作柂雙 廣韻柂雙帆未張又云
雙帆也今從說文作雙 玉篇蓬連船帳也

飄柱謂之檣

太平御覽稱埠蒼檣飄柱也俗作檣玉篇同按玉篇舟部又別出
檣字非 北堂書鈔稱王粲浮淮賦建衆檣以成林 郭璞江賦
舳艫相接萬里連檣

船旁板謂之柂

王逸楚辭章句柂船旁板也柂一作棧 玉篇柂楫也與棧同按
又謂之舷又謂之桅
又謂之舷又謂之桅

並見上

所以進船謂之櫓

釋名在旁曰櫓櫓檣也用檣力然後舟行也 玉篇艘所以進船

也 吳志呂蒙傳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 晉書夏統傳乃操

柁正櫓 南史梁呂僧珍見武帝頗招武猛命多伐材竹未用僧

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 通異名四分律音義櫓船上樓櫓

也

又謂之濯

說文楫舟濯也 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輯濯令丞如淳

曰輯濯船官也師古曰輯濯皆所以行船 釋名在旁撥水曰濯

濯濯也濯于水中也且言使舟濯進也 方言或謂之濯郭璞今

之濯歌依此名也 楚辭桂濯兮蘭漿王逸章句濯楫也 後漢

書岑彭傳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李賢注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

記作濯前漢書鄧通濯船爲黃頭郎 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稱

通俗文濯謂之舩 玉篇濯舩也棹同 按說文無濯字始見新

附當係濯字之別玉篇又別出棹舩字益非

又謂之札

釋名又謂之札形似札也

又謂之楫

易剡木爲楫 詩檜楫松舟毛傳楫所以濯舟也 說文楫舟濯

也按漢書百官表有輯濯令丞師古曰輯讀與楫同是楫亦可作

輯與檝皆古字通 方言楫謂之橈 釋名又謂之楫楫捷也撥

水使舟捷疾也 淮南王書七尺之楫而制大舟者因水爲資也

玉篇楫行舟具也 按楫亦通作杖水經注馮舟自運無杖楫

之勞是也說文攸行水也徐鍇曰支入水杖義亦同

又謂之版

玉篇版艘別名

小楫謂之橈又謂之拏

方言楫謂之橈小爾雅同 楚辭蓀橈兮蘭槳王逸章句橈船小

楫也玉篇同 吳越春秋得一橈而行歌道中注橈小楫也 淮

南王書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高誘注橈刺船棹也一作撓 後漢書吳漢傳袞露橈船李賢注橈短楫也按俗作

橈非 佛本行經音義江南橈大于橈而楫殊小作橈者面向船頭立撥之作橈者面向船尾坐撥楫橈也按此則唐楫橈之制又與古小異 司馬彪莊子注挈橈也

所以隱濯謂之槳

見方言今本作築郭璞搖船小槩也江東又名爲胡人 玉篇槳楫屬 按字當作槳物原云顛頊作篙槳者是也

所以縣濯謂之緝

見方言郭璞繫船頭索也

所以斥旁岸謂之交

方言所以刺船謂之橈 釋名所用斥旁岸曰交一人前一人還

又相交錯也 玉篇篙竹刺船行也僧祇經音義亦云篙刺船竹一
云刺船竹杖按此蓋望文生義玉篇木部又別出檣字益非方言
疑亦後人追改 越絕書闔閭問子胥曰船軍之備何如子胥答
曰篙工船師可當君之輕足驃騎也 淮南說林訓以篙測江高
又誘注摘船以篙僧祇經音義稱許慎注篙謂刺船竹長二丈以鐵
爲鏃者也 左思吳都賦篙工楫師選自閩禺 按本取相交錯
之義故字當作交俗作篙說文新附云篙所以進船也然此乃玉
篇檣字義訓不可移訓篙

濯船羽謂之櫂

以玉篇櫂棹船羽

以板遏水謂之牀牒

玉篇牀牒所以遏水也

又謂之業

爾雅大版謂之業說文業大版也 廣韻漾橫水大板 按玉篇

無漾字此蓋隨文生義以大版在水中故加水旁今仍作業字而

以存其義今人呼水中橫板曰淪水

以竹塞舟謂之筴

玉篇竹筴以塞舟又作柳云所以塞舟漏也 按今舟人塞漏尚

謂之茹船出曜論抒船音義抒漏也又廣雅抒泄出也義並通

維舟謂之鼎

方言維之謂之鼎郭璞繫船為維

又謂之紼又謂之縶

爾雅紼縶維之紼縶也郭璞注縶索 說文紼亂絲也縶繫屬

玉篇縶舉船索也或作縶 詩正義稱孫炎曰縶大索也又云舟

止繫之于樹木戾竹為大索李巡曰縶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

又謂之纜

玉篇纜維舟也 吳志甘寧傳勅船人更增舸纜

引舟謂之筴

釋名引舟者曰筴筴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按太平御覽引作筴作也起舟使動作也今攷筴字義別當作筴爲是 水經注

吳國西十八里有岝嶺山俗說此山本在太湖中禹治水移進近湖又東及西南有兩小山皆有石如卷筴俗云禹所用牽山也太湖中有淺地長老云是筴嶺山蹠自此以東稍深云是牽山之溝 太平御覽稱纂文竹索謂之筴茅索謂之筴按下筴應作筴

漢鼓吹曲曰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筴 漢書武帝紀注西南夷

尋筴以渡水因號叩筴按此則漢越巂郡定筴大筴等縣蓋皆以是得名 魏文帝詩負筴引船行 玉篇筴竹索也引舟竹筴也

又作筴按說文筴竹索也是筴筴筴三字並通

又謂之縶

釋文稱韓詩曰縈筏也 爾雅縈綏也郭璞注綏繫邵侍讀晉涵

正義筏與綏義同可以起舟使動行

又謂之牽

說文牽引前也 集韻類篇稱字林云縈絞挽舟繩 玉篇牽挽

也速也連也 按維舟之索今俗統謂之纜引舟之繩今俗統謂

之縈縈即牽之別字今挽舟兼有牽引之義故借假用之水經注

禹所用牽山齊書張融權牽船于岸上住北堂書鈔稱語林劉道

真于河側自牽船是也唐人名之爲百丈

又謂之綫

廣韻集韻稱字林綫挽船筏也 按說文玉篇並無此字疑屬紕

字之別說文紕轉也轉亦有挽之義矣

繫舟木謂之檝又謂之杙

爾雅檝謂之杙郭璞注槩也 說文槩弋也弋槩也 詩正義稱

李巡曰杙謂檣也 北堂書鈔今繫舟木曰檣俗加舟作檣 漢書注牂柯繫船杙也 通典軍行渡水又用挾絙以善游者繫小繩先浮渡水次引大絙于兩岸立大概定絙使人扶絙浮渡大軍可爲數十道

又謂之戩

玉篇戈部收戩云船板木戈部又收戩云船左右大木也 廣韻戩船纜所繫 按戩戩本一字玉篇分爲二誤今姑从廣韻作戩 又戩疑亦戩字之別柯一作戩也

又謂之牂柯

常璩華陽國志楚頃襄王時遣莊躒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于岸而步戰旣滅夜郎以且蘭有椽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 裴松之常林傳注稱魏略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于峴山東斫材牂柯 太平御覽稱異物志牂柯繫船木也按玉篇別作戩戩非

是

候風謂之統

淮南王書若統之候風高誘注候風之羽也楚人謂之五兩文選注稱許慎云統候風也玉篇統候風五兩也

又謂之覘

淮南王書譬若覘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高誘注覘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按統與覘字形本相近當屬一字論語莞爾之莞陸德明釋文作覘爾是也

又謂之五兩

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靜按候風之法蓋起于軍中故太平御覽稱兵書云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重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此卽候風之制船上候風制亦當同

泝斗謂之樞

廣雅泝斗謂之柅曹憲音頤 玉篇柅船戾斗

又謂之杼

太平御覽稱纂文云杼水斗也

整舟向岸謂之檣

史記項羽本紀烏江亭長檣船待集解稱應劭曰檣正也孟康曰檣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檣 劉逵蜀都賦注南方俗謂正船回濟處曰檣 玉篇檣整舟向岸按檣當作檣

水渡謂之舩

說文舩津字古文水渡也古文津从舟 玉篇舩古津字按玉篇又云一作舩蓋又津字之別今削之

船師謂之舩

說文舩船師也明堂月令云舩人習水者

通異名爾雅舩泝也郭

璞注水中薄符 一切經音義稱通俗文連舟曰舫按餘已見上
又謂之榜

禮記月令命漁師伐蛟鄭康成注今月令漁師爲榜人北堂書鈔
稱月令云榜船人習水者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榜人歌聲流喝

張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榜人船長也按舫榜古字通今俗
尚呼刺船者謂榜人又謂之長年 玉篇榜人船人也

通異廣名

雅舟舫榜船也按或作榜非 楚辭齊吳榜以擊汰王逸章句吳
榜船櫂也 北堂書鈔稱傳玄正都賦越船沉吳榜浮

舟旋謂之舠

說文用也一曰車右騎所以舟旋古文舠从人 玉篇舠舠二同
音伏 廣韻舠古文舠字按皆取可以周旋之義

舟辟謂之舠

爾雅釋言舠旋也還也 說文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夂夂所以

旋也古文般从支 廣雅般桓不進也又般還也 按禮記投壺篇主人般旋曰辟同意

舟動謂之舩

玉篇舩船動貌 按集韻又出舩字云船動貌與舩同

舟播謂之舩

玉篇舩播舟

舟行謂之舩

說文舩船行也 玉篇舟行也廣韻同按玉篇又云舩爾雅云祭也今攷舩舩寔二字在丹部者說文丹飾也亦借作祭名書高宗彤日爾雅商曰彤是也音徒冬切一在舟部說文船行也音丑林切玉篇合爲一誤

又謂之舩又謂之舩又謂之舩

玉篇舩舩並舟行

舟進謂之舳

玉篇舳進也

舟不行而進謂之舳

說文不行而進謂之舳从止在舟上

舟不安謂之舳

說文舳船行不安也讀若兀玉篇同 方言僞謂之舳舳不安也

按舳舳蓋一字玉篇別出舳廣韻又別作舳並非廣韻又有舳字

云船不安也

船著不行謂之舳

爾雅舳至也孫炎舳古舳字方言同 說文舳船著不行也讀若

葦玉篇同又音舳 廣韻舳船著沙不行也音舳 按不行卽至

矣故孫炎以爲古舳字

舟危謂之舳

玉篇有舟沒謂之淦

玉篇匿船沒也善見律音義稱字體云匿船沒也亦作淦廣韻匿船沒按字當作淦說文淦水入船中也方言淦沈也義亦同淦匿匿皆俗字以音同而別

吳謂之艘

玉篇艘吳舟按左傳餘皇吳所造故名之爲吳舟也

又謂之扁

見上初學記稱廣雅曰吳曰扁廣韻同華嚴經音義稱通俗

文吳船曰扁

又謂之艚

見上初學記稱埤蒼艚吳船也

又謂之舫

見上 玉篇解吳船也 轉注古音吳人目舟曰解舡

越謂之須慮

越絕書吳內傳越人謂船爲須慮

晉謂之船

見上 初學記稱李虔通俗文曰晉曰船 華嚴經音義稱通俗

又文晉船曰船

蜀謂之舡

廣韻舡蜀人呼舟

外域人謂之舡

見上 北堂書鈔稱南州異物志外域人名船曰舡大者二十餘

丈高去水三四丈載六七百人物萬斛

天子舟謂之舡

說文舡古文造从舟 玉篇天子船曰舡 按周制惟天子得用

造舟舳蓋合造舟二字爲一 釋文稱郭氏圖云天子並七船

薛綜東京賦注造舟以舟相比次爲橋也

又謂之鵠首

見上 藝文類聚稱韻集鵠首天子船也

舳又謂之浮梁

方言舳舟謂之浮梁郭璞卽今浮橋廣雅同 公羊疏稱舊說云

以舟爲橋詣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按東晉朱雀桁亦其遺制但

自天子而下並得渡耳

諸侯連四舟謂之維

爾雅諸侯維舟郭璞注維連四舟 詩正義稱李巡曰中央前後

相維持曰維舟

大夫併兩船謂之方

爾雅大夫方舟郭璞注併兩船義已見上

士單舸謂之特

爾雅士特舟郭璞注單舸 公羊疏稱李巡曰一舟曰特舟

庶人併木渡謂之泚

爾雅庶人乘泚郭璞注併木以渡義已見上 公羊疏稱李巡曰
編木以渡別尊卑也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三

傳疑同今本對齊詳同 公羊疏稱李巡曰

東土 楚文公夢夢道集言天子出也

又讀之蓋自

讀之東文讀主書快以保林以文為辭也

讀之東文讀主書快以保林以文為辭也